禮記訓義擇言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自檀弓至雜記於註家異同之説擇其一是爲之折衷與陳澔注頗有出入然持論多爲精核如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呂氏謂祔祭卽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既除喪而後遷于新廟永據左氏傳特祀於主烝嘗禘于廟謂祔後主反殯宮至喪畢乃遷新廟引大戴禮諸侯遷廟禮奉衣服由廟而遷于新廟此廟實爲殯宮今考顧命諸侯出廟門俟孔傳曰殯之所處曰廟又儀禮士喪禮曰巫止于廟門外注曰凡宮中有鬼神曰廟賈疏曰廟門者

士死于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曰廟然則大戴禮所云由廟者實由殯宮非由祖廟永說有據可以解程張諸儒之異同又如玉藻云襲裘不入公門疏曰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據曲禮疏襲衣卽所謂中衣永謂裼衣上卽爲正服不得更有中衣今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曰錦衣復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皮弁卽爲錦衣之上服而裼衣之上不復更有中衣可知雖孔疏所說據玉藻有長中繼揜尺之文然繼揜尺之中衣不襲裼衣後漢輿服志宗廟諸祀冠長冠服袀元絳緣領袖爲中衣絳袴袜漢書萬石君傳註中帬若今中衣釋名中

衣言在小衣之外小衣即褻衣也然則中衣但得襲褻衣不得襲裼衣也孔疏顯誤亦以永說爲確又雜記曰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註曰言今之喪既服顈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永謂玩註既字乃字之意本謂未顈以前值練祥不得行正如纂言附論後喪變麻可補行之說非謂既顈而值前喪一期再期也今考上節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疏曰謂母死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然則母未葬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既葬然後補行明

矣永於下節既字乃字之義疏解明確卽上下二節之義亦俱可貫通其他若辨程大昌免爲免冠及皇氏髽衰爲露紒髽之誤尤爲精鑿不磨至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王肅謂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永特宗其說而於經文弟字雖不敢如劉如蔡謨直以爲衍文乃謂言弟者因昆連及之則其說臆度終不如鄭註爲得然全書持義多允非深于古義者不能也

禮記訓義擇言引

禮記一書裁自小戴馬融附益之凡四十九篇雖精粗兼載純駁不一先王遺制聖賢格言往往賴之而存而讀者病其𣫍取殘編斷簡雜亂無次臨川吳氏別爲刪定大學中庸不廁禮篇投壺奔喪列爲禮之正經冠昏飲射燕聘六義別輯爲傳以附經此外存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曰喪禮者十有一曰祭禮者四曰通論者十有二每篇中科分櫛別以類相從章之大旨標識於左此自吳氏一家之書非可通行之於學校與鄉塾也類編之書便於考索不便於授讀論語孟子豈皆以類編記哉昔唐魏鄭公嘗進類禮二十篇太宗雖嘉之錄置祕府而命儒臣纂修正義必仍禮記原文古之簡策

不可輕移動也雖明知其脫文錯簡誤文衍文猶仍之今吳氏之書多以臆割裂竄易失其本義且本文亦多刊落方謂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密不但爲戴氏忠臣後學讀之甚疑焉高安朱文端公因其書多裒聚諸家之說也遂撰禮記纂言而附已說於後以示折中焉永昔在休寧程大史恂處常以此書置案頭隨筆籤識僅得十五篇程爲詮次錄一本今學徒往往傳錄而全書未能卒業因年力已衰非復曩時之精銳故也吁經義難明禮家尤號聚訟制度名物歷代先儒解詁或中或否猶多遺義未經搜索者何可勝數茀稗瓦礫無非道也是以錄而存之乾隆庚辰夏五月

江永識

禮記訓義擇言卷一

婺源江永撰

曲禮上

很毋求勝分毋求多草廬吳氏引鄭注曰求多爲傷平也

按鄭氏爲傷平也總解毋求勝毋求多蓋[illegible]勝亦是傷平吳氏引舊注增求多二字專釋下一句非也

立如齊

按齊嚴敬貌如齊者正立自定不跛不倚儀禮所謂疑立是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朱子云禮有常度不可爲媚以求說於人辭達則止不貴於多

按當從朱子說不妄說人若孟子不與王驩言不辭費者

冠禮祝辭昏禮戒女及主賓之辭祝嘏之辭皆不尚多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按踰節則招辱未確當云踰節則無度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按共由者為道同得者為德仁與義其大目也非禮則仁義無節文而道德亦為虛位此論其理如此未論人之所以修身下文亦無分承之意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鄭注宦仕也疏引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六藝左傳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為官也吳氏云宦學猶言遊學也有事師之禮然後師友之情親

按注疏分仕學為二事陳氏集說從之未當當從吳文正之說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按班朝治軍涖官行法孔疏陳氏皆分為四事吳氏謂班朝治軍涖官三者各有其法似皆未安愚謂一句分三事涖官行法言當官而行法令也

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

按樂記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與此句文勢正相似宜作一句讀作字勿絶句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孔疏云三皇五帝時淳厚不尚往來之禮所貴在德德主施但施而不希其反三王之時施則望報以為常事故其禮主尚往來

按古初人心淳厚渾忘施報之名後王制禮則因人情之常施報務其相稱是以有交際往來之禮往不來來不往

有施而無報皆非禮也孔疏得之但不當以三皇五帝三
王時爲限耳

百年曰期頤 呂氏云人生以百年爲期故曰期朱子曰期當音居宜反論語期可已矣與朞字同周帀之義也期謂百年已周頤謂養而已期如上句勿弱耄悼等字頤如上句學冠不刑等字

按當從朱子說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呂氏曰老夫長老之稱已國稱名父母之邦不敢以尊者自居也朱文端公云於他國言老夫不自有其貴也本國稱名并不自稱老也

按二說當兼存之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鄭注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諭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朱子云左氏傳魯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及車馬亦謂受之而不敢用耳若天子

之賜又爵秩所當得豈容獨辭而不受耶

按此言爲人子者父在時三命爲大夫而父未得爵命不敢受尊物以踰於父也君雖賜之臣必固辭之如固辭不獲命亦受之而弗敢乘辭者禮之經也受而不用者禮之權也此經但論人子孝敬不敢踰父之初心言經而未及權是以第三云不及車馬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按三賜不及車馬非實有孝敬之心者不能卽此一事而孝行已著諸德亦皆備矣州閭鄉黨非親非友故以稱孝屬之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陳氏云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身不他用也

按陳氏說簡而當

恒言不稱老

按孔疏引或說云子若自稱老父母則甚老感動其心此說得之陳氏云古人所以斑衣娛戲者欲安父母之心也此說亦善

祭祀不爲尸鄭注尸尊者之處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按祭者子行安能必得無父者但非主祭者之子則可矣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鄭注死爲報仇讎呂氏云許者許其訖先儒謂許報仇雖父母沒亦不可患難相死兄弟之道也朋友以義相成患難之事無相及戰國游俠以氣相許結私交報仇怨君子謂之不義也

按不許友以死坊記所謂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也朋友亦

有患難相死之道非謂若聶政之爲謂友有危難忘身救之或冒險脫友於阸如李膺之匿張儉或犯顏雪友之冤如左儒之爭杜伯固有激於義而爲之者矣父母在恐危親故不許舊說以爲報仇者固非呂氏曲避報仇之說謂許者許其託然經文曰不許友以死不曰不許友於託則此說亦非確訓

負劍辟咡詔之

按古人常帶劍於脅亦或帶之於背拔劍則俯身而出之如荊軻傳秦王劍長不能拔左右呼曰王負劍此負劍或卽荊軻傳之負劍謂長者俯身與之語如負劍之狀也如此則負劍與辟咡相對負劍俯其身辟咡辟其口或亦可

通

毋踖席鄭注升席必由下也孔疏曰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已位上不發初從上也玉藻不由前爲躐席與此別朱子云此是衆人共坐一席旣云當已位上卽須立於席後乃得當已位上蓋以前爲上後爲下也正與玉藻義同鄉飲乃是特設賓席一人之位故以西爲上而自席下之中升而卽席與此異也陳氏云踖猶躐也玉藻曰登席不由前爲躐席是登席當由前也

按注疏之誤朱子正之陳氏亦引玉藻乃謂登席當由前與朱立於席後之說相反蓋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席爲字本讀去聲爲躐席者釋上所以不由前之故也陳氏以如字讀之謂不由前卽爲躐席是以登席當由前其說誤矣

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

客而入鄭注爲猶敷也固辭又讓先入肅進也進客謂道之

按主人復出迎客不言與客讓入客何爲固辭且主人道客亦宜也何必待客固辭而後入士相見禮主人出迎客一揖即入無讓入固辭之文竊疑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者主人道其意於客也其辭若曰某當先入爲席敬逆吾子云爾客固辭者辭其請入爲席也主人因客固辭而止遂肅客入實未嘗入爲席也先儒以固辭爲又讓先入者誤矣然則士相見何以無請入爲席之禮曰彼是初見之客授贄即出堂上不坐故不爲席此是飲食或講說之客故有請入爲席之儀節也下章主人跪正席正爲先時實未嘗入爲席故又有此儀節也

拾級聚足鄭注拾當爲涉聲之誤也涉等聚足者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呂氏讀拾其劫反云拾更也拾級左右足更上也

按拾級當從舊說呂氏謂左右足更上如此則不得聚足矣左右足更上者謂之歷階栗階有急事升降則爲之喪禮略威儀謂之散等平時賓主升階當不栗階散等呂說誤矣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

按爲長者糞之禮詳見弟子職埽前有灑埽固無塵以袂拘而退者敬也非眞以袂障塵也加帚於箕上自是初往時弟子職執箕膺擖厥中有帚可證若埽時箕倚於戶側

俟埽訖然後以箕收之非執箕以埽也此節當從舊說

奉席如橋衡（鄭注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桿槹朱文端公云按陳注如橋之高如衡之平較舊注直截）

按陳註如橋之高如衡之平雖若直截實俗訓詁也橋高出水上奉席豈能如之當從舊註桿槹之說桿槹見莊子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鄭註上謂席端也布席無常坐在陽則尚左坐在陰則尚右疏曰此謂平常布席如此禮席不然朱子曰東鄉南鄉之席皆尚右西鄉北鄉之席皆尚左）

按古人常坐在室中此文大約就室中之席言之南北鄉以西方爲上者統於奧也東西鄉以南方爲上者統於戶牖與堂也若堂上南鄉之席皆以東爲上飲燕射食皆然

惟神席尚右以西爲上故昏禮醴賓徹几改筵明不以西爲上也鄉飮鄉射賓若有遵者席於賓東此則以西爲上蓋統於戶牖間之酒尊明不與賓同東上取義又異也

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朱子云注云長者送之恐非是但恐雖降階出戶猶鄉長者不敢背耳

按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是解屨後未上堂時事鄉長者而屨是既退下階時事不可以此句連上句也跪而遷屨是將納屨時稍移近前非申言舉而屏也此節只當從孔疏與朱子說更無別辭

嫂叔不通問 鄭注通問謂相稱謝也方氏云若問安問疾之類陳氏云無問遺之往來也朱文端公云謂不相親問答也

按諸說皆可通文端公說爲優有嘗問者使人答之可也

女子許嫁纓

按此纓俟昏禮之夕壻親脫之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按以鄭注繹之食羹最近人膾炙醯醬在殽胾之外內葱渫處醯醬之左酒漿處羹之右則諸物當列爲四行第一行左食右羹而酒漿在羹之右第二行爲醯醬而葱渫在醯醬之左第三行左殽右胾第四行爲膾炙又醯醬一本作醓醬孔疏有二說若是二物則醬在右醓在左如昏禮公食大夫禮之設今本作醯醬則是以醯和醬共爲一物

疏又謂鄭註葱渫云處醢醬之左則醢醬一物爲勝脯脩之設注無明文孔疏謂處酒左以燥爲陽也按酒左是羮何得於此置脯脩此則孔疏之誤當是設於酒漿之右耳

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

按公食禮先設正饌訖賓祭正饌後設加饌賓又祭加饌其祭如所設之序而設饌惟有二次此記尋常賓客飮食之禮主人與之共食雖未知設饌幾次要必設訖而後祭非進一殽祭一殽也

共飯不澤手吳氏云飯扶晚切下搏飯放飯揚飯飯黍並同又云此節五飯字皆當作上聲讀飯謂食之也

按陸氏釋文云依字書食旁作卞扶萬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而一之愚謂此節五飯字惟放飯飯

黍二飯字音上聲若共飯摶飯揚飯三飯字當音扶萬切指所食之飯而吳氏皆讀上聲誤矣

毋吒食鄭註嫌薄之孔疏云咤謂以舌口中作聲似嫌主人之食也陳氏云謂當食而叱咤毋咤恐似於氣之怒也

按陳說非是當從注疏

毋固獲吳氏云固獲二字一意謂固必而取得之也

按當從吳氏說

飯黍毋以箸孔疏云飯黍毋用箸當用匕故少牢云廩人溉匕與敦注云匕所以匕黍稷是也

按此句鄭氏無明釋上文共飯不澤手注云禮飯以手孔疏云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然則飯黍者之毋以箸亦謂不以箸而以手也下文羹之有菜者用梜鄭注云梜猶

箸也然則古人以箸食羹耳此疏引少牢謂當用匕與前禮飯以手相牴牾少牢之匕黍稷謂從䰞匕出入敦非謂以匕食黍稷也弟子職云左執虛豆右執梜枇周旋而貳亦是以枇盛飯如今人之飯匙非以枇食飯也許慎說文釋箸爲飯攲蓋後世始以箸食飯耳　又按鄭氏通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三句總注云亦嫌欲疾也以此推之古人之箸即弟子職之梜枇如今人之飯匙所以盛飯入食器飯黍以箸者是欲食之急於梜枇中食飯也至漢初張良借箸陳事以箸代算始若今人之箸若紂之象箸當是以象飾梜枇耳

毋嚃羹鄭注亦嫌欲疾也嚃爲不嚼菜

按羹無菜者不用梜則亦有以口取食者矣當從鄭註

侍飮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鄭注降席拜受敬也燕飮之禮鄉尊

按孔疏以尊所爲陳尊之處廣引燕射鄉飮設尊處所謂此言拜受於尊所者當是燕禮而燕禮不云拜受於尊所鄉飮亦無此語疑是文不具又引何允云尊者主人也拜者在尊所對主人也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禮尊謂主人尊也則尊字爲尊卑之尊二說當以前說爲是呂氏謂禮飮與侍飮異亦是也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朱子云按禮君賜腥則熟而薦之以爲榮君賜熟食則恐是餕餘故不以祭妻子雖卑於已然既沒則以神道接之故亦不以祭也

按此經固當斷從朱子說而陳氏集說兼存祭食之說與

註疏小異亦可玩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鄭注謂侍食於長者饌宜與之同也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爲長者嫌

按貳鄭氏以爲重殽膳固當從之愚疑尚有二說一謂貳益之也如易貳用缶酒正大祭三貳弟子職周旋而貳之貳謂食物盡而主人復益之有長者在則已不辭其益一謂貳副也如左傳貳圉之貳長者之副也有長者在唯長者一人辭己雖次尊亦不辭貳猶不辭其下可知下文偶坐不辭謂二人同尊卑者也姑記所疑俟知者擇之

言不惰鄭注憂不在私好惰不正之言

按謂不爲戲慢之言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鄭注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專席

而坐降居處也專猶單也呂氏云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胡氏云側不正也

按燕居之時無他賓客亦當不布他面席如有憂而賓客來慰問亦豈得不爲賓設席平時坐席皆是單席有所尊敬乃重席不必有喪而後單也鄭注誠未當然呂氏以側席爲坐不安與側義亦不協而胡氏以側爲不正豈可坐偏邪之席乎愚謂坐席皆隨席所鄉側席而坐者如席南鄉北鄉則坐者東鄉西鄉席東鄉西鄉則坐者南鄉北鄉以其有憂異於常也專席諸說則呂氏得之

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爲君王所賜可爲己有故得有獻

按古者君有賜於臣亦謂之獻檀弓云仕而未有祿者君

有饋焉曰獻是也假令齊封孔子尼谿田楚封孔子書社地齊王授孟子以室必有使者操書致之豈不可謂之獻乎

尊卑垂帨鄭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孔疏云謂賓主俱是大夫則爲尊俱是士則爲卑朱子云此謂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

按鄭云授受之儀尊卑一謂賓主不論尊卑皆以垂帨爲度假令賓尊而主卑賓亦垂帨以敬主或主尊而賓卑主亦垂帨以敬賓孔疏以賓主尊卑相敵言之蓋因下文鄉與客並然後受注云禮敵者並授故爲此解其實不相敵亦皆垂帨也惟臣與君授受或有時異晏子聘魯公受玉卑晏子授玉跪此又禮從宜也

鄉與客並然後受鄭注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

按賓主相敵則對授在堂上則尊者南面卑者北面若賓主甚殊則卑者奠之而不敢授覲禮侯氏奠圭昏禮壻奠雁婦奠贄及童子委贄是也主人既拜受則賓授弓之後亦當有拜送而主人還辟辟拜之儀不言者文不具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孔疏云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爲尸不得抱子爲尸曾子問云尸必以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方氏云凡爲尸者不必皆幼必曰抱以見禮所在不以幼而廢也王氏炎曰特牲禮注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言倫明非已孫崔靈恩謂大夫用已孫爲尸非也

按抱孫不抱子孔疏及方氏說可從若謂生時惟祖抱孫而父不抱子似非人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有

不抱子者乎王氏本孔疏辨崔靈恩大夫用已孫爲尸之非亦不然假令適子主祭其兄弟之子於所祭者爲孫則適子亦可事之矣曾子問明言尸必以孫無孫然後取於同姓未嘗謂已孫不可爲也此經明言孫可以爲王父尸未嘗謂必他人之孫也孫爲已血屬祖之憑依當彌親切耳

尸必式乘必以几鄭注尸必式禮之乘必以几尊者愼也孔疏云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羃君以羔皮以虎緣之也

按乘必以几謂尸登車履几而上故鄭注云尊者愼也士昏禮婦乘車以几御者二人坐持之是其明證夏官隷僕王行洗乘石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尸登車宜亦用乘

石而此言以几者蓋諸侯之尸也孔疏謂几在式上按輿人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注云兵車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以方計之廣不及二寸式上安可置几況車行搖動能憑之以為安乎羔冪覆於式未聞覆於几也孔疏而下說者皆誤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臨川王氏云為人養廉也陳氏云賜者君子與者小人朱子云君子有守必將之以禮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

按尊者曰賜敵者曰與王氏為人養廉之說甚善陳氏朱氏之說則因玉藻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而言彼所謂與者連及之辭非謂君子曰賜小人曰與也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孔疏云謂君臣俱行君式宗廟則臣宜下車

按下文國君下齊牛式宗廟熊氏謂此文誤當作下宗廟式齊牛此疏猶云式宗廟非也然君撫式亦不止齊牛

繕其怒

按呂氏讀繕如字陳氏集說從之讀爲勁音義太遠

交遊之讎不同國鄭注讎不吾辟則殺之

按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盧辯注不與聚鄉云曲禮曰朋友之讎不同國失厚矣彼注優於此註二戴所記亦以彼爲優又周官調人云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與此文似合然曰主友與主並言之亦謂友之有恩非若泛常之交遊也

卜筮不相襲鄭注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筴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

按不相襲有三說一謂卜不吉不可復筮筮不吉不可復卜鄭注是也然占人云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而洪範亦有龜從筮逆之文則卜筮亦可相襲矣一謂大事小事各有所施不得因龜卜小事因蓍筮大事鄭氏注表記云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用此說然大卜云凡小事涖卜而國之大事又必先筮者何也一謂三筮及三卜不相襲三者初各專其心王肅之說也吳氏以爲一卜之後須俟他日然後再卜三卜不可於一卜再卜之日而相因重復以卜筮亦然此用王說之意非但可施於卜筮日而已此文承卜筮不過三之下當以此說爲優　大抵卜筮之禮

經傳雜出各有乖違表記篇劉氏言之詳矣　呂氏用筮

一說謂常事不相襲大事則卜筮並用亦可通

婦人不立乘孔疏立倚也男子倚乘婦人質弱不倚乘而坐乘馬氏云婦人乘安車故不立乘

按疏註未盡不立乘亦所以自屏遠恥安車輭輪老人所乘馬氏說誤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鄭註御當爲迓君雖使賤人來召己必自出迓之尊君命也方氏云自御爲之僕張子云御謂御車奉君而召雖所召者賤使者當親御

按詩百兩御之春秋傳跛者御跛者御之音迓者多矣故當從鄭氏注方氏張子各爲一說皆未安如君使賤人來召其人未必皆乘車若謂使者親御所召之人則所召者必俟駕而後行乎君使賤人召大夫固有之使大夫召賤

人恐無是事如有之必是賢者不可謂賤人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勿舊音沒鄭注入國不馳彗竹帚卹勿搔摩也朱子云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鞭末韋帶耳

按當從鄭氏朱子說卹勿雙聲假借字也

曲禮下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孔疏云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

按聘禮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皆特達無束帛以藉其時使者襲而君受玉亦襲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皆有束帛

藉之其時使者裼而君受玉亦裼此經所謂有藉無藉者本謂此而注疏併以垂繅屈繅言之且以此說爲主朱子斷歸一說陳氏所引者是也　又按鄭氏注玉藻云袒而有衣曰裼注聘禮云凡袒裼者左此二語最明蓋袒而有衣曰裼對袒而無衣爲肉袒也凡喪禮之袒射禮之袒祭禮迎牲割牲及養老禮割牲之袒皆肉袒也非肉袒則皆曰裼凡袒裼者左謂開出前衿袒出上服之左袖露其裼衣惟覲禮侯氏右肉袒請事注云刑宜施於右也後人不識古人袒袖之禮裼襲之義不明陳氏此注本孔疏獨刪其左袒出裼衣謂之裼數句則所謂開而見出其裼衣者從何處開出乎　又按裼衣外之衣疏家有兩說孔氏此

疏謂裼衣外有襲衣襲衣外有常著之服至檀弓襲裘裼裘及喪大記襲裘加武疏則謂裼衣外即為上服前後自違異賈公彥聘禮疏亦謂裼衣外有上服當以彼疏為正蓋不袒即謂之襲非別有襲衣其中衣則在裘之內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鄭注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應氏曰顧望者從容詳審有察言觀色言不輕發意非但為謙遜而已

按當兼應氏說乃備夫子亦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按舊說謂不變其本國之故俗詳經文本指似不如此蓋謂禮當從宜君子居入國不求變異於俗凡祭祀之禮居

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今所居之故俗斟酌其宜謹修其法而審愼以行之雖不違俗亦不苟循俗也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陳氏云去本國雖已三世而舊君猶仕其族人於朝以承祖祀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其宗族兄弟猶存則必有宗子凡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若去國三世朝無仕宦之列出入與舊君不相聞其時已久其義已絕可以改其國之故矣然猶必待興起而爲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

按有列則有詔猶存則反告無列則無詔事相應也陳氏謂出入有詔於國爲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最是舊說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又謂兄弟

宗族猶存者爲無列無詔皆非是　又按此經互文見義兄弟宗族猶存而反告於宗後於有列有詔者言之則無列無詔而兄弟宗族猶存者亦當反告可知矣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於無列無詔者言之則有列有詔而未興者不忍從新國之法可知矣古人行文多如此臨川吳氏謂上章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句竄入出入有詔於國之下下移若兄弟宗族猶存二句竄入出入無詔於國之下則上章皆如其國之故句下辭義有不足矣

鞮屨鄭注無絇之屝也呂氏云革履也周官有鞮鞻氏革去毛而未爲韋非吉屨也

按呂氏說是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

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孔疏云辱謂見他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見拜其辱也

按後言同國始相見則前言大夫見國君士見大夫皆謂異國孔說是又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亦謂士始見大夫故士相見禮云士見大夫於其入也主人一拜賓退送又再拜是也若尊卑相等者則主人宜拜辱不必言矣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呂氏云后以配天子夫人視三公其名與諸侯之妃同世婦視大夫其名與大夫之妻同九嬪視九卿位在世婦上妻即御妻視元士名與士之妻同妾則昏義所無蓋賤者視庶人吳氏云此以世婦先於嬪者夫人世婦皆以兩字爲稱嬪妻妾皆以一字爲稱取其文之便

按呂氏吳氏說皆善大夫妻得稱世婦見喪大記

五官致貢曰享陳氏祥道云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曲禮六大以下皆

謂之五官然五官致貢與五官之長所謂五官者諸侯而已蓋以其有所候則曰侯以其有所主則曰官以物供上曰貢以儀致貢曰享周禮凡官府所供謂之獻邦國所貢謂之貢則致貢曰享爲諸侯之事明矣吳氏云注疏諸家因上六大五官之文釋此五官二字致誤陳氏之說得之蓋五官猶五侯也公侯伯子男五等之侯朝覲天子以貢其土物皆先執圭以朝乃以玉帛將其所貢之物謂之享

按當從陳氏吳氏說

大夫曰孺人（朱文端公云謂屬於夫不專制也）

按當從文端公說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孔疏云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

按寡小君者臣下擯相之辭也臣稱其君於諸侯曰寡君故稱其夫人於諸侯曰寡小君聘禮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雜記夫人薨曰寡小君不祿是也論語言稱諸異邦

曰寡小君爲優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愚謂卽有相饗之禮亦是擯者贊辭夫人無自稱之理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呂氏曰賢者貴者皆謂之君子故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皆爲君子不親惡故也

按舊說以君子爲孔子呂氏以君子爲天子諸侯疑呂氏得之蓋謂在上位者爲君子者不可親爲大惡也親爲大惡雖天子亦言出而諸侯且生名矣曲禮皆記禮事非論孔子作春秋故呂說爲長

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顏氏云干猶箇也

按若干之說顏氏爲優干箇一聲之轉若干猶云幾箇也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陳氏云御謂御車也御者六藝之一

幼則未能

按當從御車之說長樂陳氏云社稷之事德也御才也典謁事也負薪力也上下之別也其說甚善少儀所記則記者異聞耳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陸氏云山澤之所出所以澤上數地以對也先儒謂數地廣狹又以山澤所出而對非是）

按陸氏說是凡對必有文辭故以山澤所出之物為對若云我國方若干里則直而拙矣

水曰清滌

按春官司尊彝云凡酒修酌修讀為滌鄭注云凡酒謂三酒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原本作名今據周禮改）浩酒曰滌

然則水曰清滌者謂其清而可以和酒也漑濯之説非是

大饗不問卜呂氏云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

按當從呂氏說

大夫雁孔疏曰取其候時而行也

按一說候雁不可常得大夫用雁及士昏禮用雁蓋舒雁也大夫用雁取其行有威儀士昏用雁摯不用雉亦許其攝盛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

按此求女而主人許之之辭非致女之辭女子重別姓天子妾媵多故曰備百姓吳語越王句踐求成之辭曰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韋昭註云晐備也姓庶姓也

卽引此文爲證是也

禮記訓義擇言卷一終

禮記訓義擇言卷二

檀弓上

檀弓免焉陸氏釋文云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

按免當音問程氏大昌讀如字謂去冠別有辨見喪服小記篇

左右就養無方饒氏云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

按當從饒氏說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

按檀弓記事在戰國之初距季武子已遠此事蓋得之傳聞意武子作別宅其地先有杜氏之葬傳聞失實遂謂武子之居寢耳居寢之階下許人合葬情理所無者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

按子之先君子喪出母謂孔子也孔子之父先娶施氏無子而出後娶顏氏生孔子其後施氏卒孔子猶爲之服出母之服蓋閔其無子也所謂道隆則從而隆也舊說皆謂伯魚之母出伯魚猶爲之服誤矣此因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一章遂傳誤期而猶哭夫子謂其甚乃是裁其過禮耳伯魚之母未嘗出也近世豐城甘紱始爲辨明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吳氏云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爲三一曰拜先跪而兩膝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與凡傳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拜也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一曰頓首先兩膝著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此

拜之加重者三曰稽首兩膝著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地在手之前首下腰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頓首亦首下腰高然頓首首但至手稽首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彌下故下衡特於稽首言之稽顙即是稽首以其爲凶拜故易首爲顙以別於吉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后稽顙九拜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后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

按頓首稽首之別周禮疏謂頓首者頭叩地即舉稽首者頭至地多時此爲確詁荀子謂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此舉稽首包頓首未可因此一語遂謂頓首頭不至地也周禮註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吳氏謂空首手至地首不至地頓首手至地首下至手則頓首與舊說空首無異矣舊說以頭不至地爲空吳氏以頭不至手爲空此亦當

從舊說但俯首空懸其九拜之振動乎稽顙頭觸地無容問喪篇有明文與稽首之拜從容引首至地遲留而後起者大異乃謂稽顙即稽首以凶服無容之拜同於臣對君至恪之拜害理甚矣又空首之拜可該奇拜襃拜而九拜最輕者爲肅拜則不可該約九拜爲三終未確肅拜即今男子之長揖古者爲婦人之拜及軍中介者之拜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按周封三王之後本欲使之行其舊俗兼存先代聖王之

法夫子之先宋人固得用殷之禮曰防叔去宋遷魯至夫子已在三世之外則亦可從新國之法是以夫子於殷禮周禮從違之事如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則謂殷已慤吾從周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則謂周已蹙吾從殷論周禮之郁郁乎文則志在於從周論後進之文過其質則欲從乎先進少居魯則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則冠章甫之冠即他日以兩楹間之夢告子貢亦從殷人殯於兩楹之間禮也凡此皆斟酌古今而行之從周者多而從殷者亦間有也合葬本非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夫子以夫婦生而同室死而同穴爲合於人情故從之且謂衞人之離不若魯人之合者爲善也若夫古人略於墓而詳於廟殷周

皆然而殷人於墓且不墳不墳則無崩壞之處無修墓之事此殷人崇質尚儉之俗亦欲順地道安靜不欲驚其體魄也夫子非不欲從古者不墳之制然自度世日不免從事四方宜墳之易於識別是以從今日邱封之制崇四尺非古禮也當封時亦既見其崇四尺矣先反而修虞事以餘功委之門人不料雨甚而崩也墓之崩非先時築土之不堅亦非門人董事之不謹新土方成驟雨淹潰門人創時修之而後反度其崩亦未甚也夫子聞之驚怛泫然流涕而曰古不修墓蓋古所以不修墓者以其不墳也今不得已而墳以墳之故而崩以崩之故而修夫子蓋自悼其不能從殷致有違禮之事因以是知古者墓而不墳古人

自有深意存其間也先儒因疑孔子少孤章并疑及此章今反覆此章以合葬發端以吾聞古者墓而不墳吾聞古不修墓爲起訖竊謂記者微旨在乎殷周從違之間故總合夫子一生從周從殷之志而備論之如此讀者當於言外得之若夫新墳之崩由於雨甚此非人事之咎不必爲門人疑亦不必爲夫子疑有謂夫子時年十七豈有門人歷聘紀年夫子二十二歲而毋卒非十七也

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朱文端公云喪有盡而哀無窮雖親死已久而追慕之情終身弗忘於何見之於忌日不樂見之也一朝之患何不重蓋古有此語連引及之注以患爲滅性未是

按文端公說最當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陳氏云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者乎朱文端公云禮經之謬無過於此亟當刪之

按此章爲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孫遂人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而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爲倒句有裨於禮經者不淺蓋古人埋棺於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但見墓在五父之衢不知其爲殯也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掩之謂之浮葬正此類也五父衢墓不惟孔子之家以爲已葬

郎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於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愼不敢輕啟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於郰曼父之母而知之蓋唯郰曼父之母能道其葬之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合葬於防蓋殯也句當在問於郰曼父之母下因屬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遣在上猶首章檀弓免焉本當在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之下乃倒置在上檀弓固有此文法也自史遷以來讀者皆誤以不知其墓爲句遂爲後世大疑耳　又按襄十一年傳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讀者或疑五父衢爲城中四

達之道其上不得有墓將柰何曰五父衢不在魯城中故杜註云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不云魯城內也定八年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由此觀之虎城內戰不勝而後出舍五父之衢可知五父衢必在城外也衢在城外道旁有墓固無可疑也或又疑夫子父墓固不知其詳豈夫子之母亦不知其爲殯與曰當其父之殯也夫子幼而顏氏少不親見其實土之淺深是以遂謂爲已葬也郰曼父者意其爲郰人也殯郰大夫而郰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耳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大事謂喪事也陳氏云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之色周尚亦取火之勝金也吳氏云夏以金德王而尚水之色水者金之所生周以木德王而尚火之色火者木之所生夏周之道先親親故以我所生而相者爲所尚殷以水德王而尚金之色金者水之所從生殷道先尊尊故以我所從生而休者爲所尚大事當從鄭注以爲喪事者是

按三代所尚之色陳氏說爲長鄭注未確吳氏說則鑿矣大事從鄭說爲長長樂陳氏引祭義以祭爲大事方氏謂喪戎祀爲大事雖可通然非此章所指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

按敗績謂車覆左傳子產曰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

是懼非謂師皆敗也

士之有誄自此始也吳氏云誄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辭如後世祭文之類鄭注每解誄爲謚非也

按吳氏說是哀公誄孔子未嘗有謚方氏謂有誄則有謚非也

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

按朱子嘗云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舊習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而吳氏謂禮制寖僭未聞有差等亦有理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

按鄭注以髽爲露紒恐未確髽蓋類於免以下章毋從從切扈扈者推之從從謂前太高扈扈謂邊太廣今人以布

廣充幅方裁而斜疊之自額結於項前有尖角又或摺去尖角俗謂之包頭蓋古髽之遺象與髽有麻有布斬衰麻髽齊衰布髽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孔疏去言期之髽稍輕自有常法毋得從從太高扈扈太廣

按注疏於高廣未詳言其制愚意高謂前當囟者廣謂所疊之邊期之髽毋太高太廣則斬衰之髽宜高廣又按婦人髽猶男子免免之制宜亦有高有廣舊說謂以布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却繞髻者恐其太狹非古制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鄭注十日成笙歌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孔疏云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

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辭後卜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吳氏云不成聲謂不終曲也

按此章與朝祥莫歌章論月則善之云似相妨如註疏說方可通陳氏集說及吳氏說皆不載註疏用遠日之說失之矣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按此章多異論長樂陳氏謂君子之所不弔者不止此臨川王氏謂畏而死者雖有罪愆入亦不得不哀傷之張子謂三者可傷尤甚但致哀死者不弔生者慈湖楊氏謂非不弔也不忍於弔辭應氏謂情之厚者豈容不弔但其辭未易致耳朱文端公辨之曰按孔氏云非理橫死謂非禮而橫死於畏厭溺非謂畏厭溺者皆非禮橫死方氏云三

者之死皆非正命謂非正命皆不弔非謂三者之死盡非正命也非正命者不弔正命者可不弔乎又弔與哭異經言弔不言哭明非九族五服之親也經文本無可疑先儒紛紛詆議又或曲爲之說俱不通之論此說善矣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按樂必鐘鼓弦歌也樂者人情之歡樂也而人情安樂於所生如離故土即不樂矣禮不忘本重古初也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按曾子易簀當在適室喪事由近即遠安有遷尸而浴於他室者此必有誤字疑是奧室之譌禮器臧文仲燔柴於奧爨可譌爲奧則奧亦可譌爲爨士喪禮始死設牀當牖

本不當奥蓋門人欲尊其師謂室中以奥爲尊故設牀於奥以浴記此譏其變禮室當爲衍字又或本作室奥因奥譌爨故遂改作爨室耳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孔疏云謂所學習業學業則身有外營思慮它事矣恐其忘哀故廢業朱文端公云謂士人所習之業如講道論德射御書數之類廢業謂未葬以前既葬則期以下飲食酒肉豈復廢業

按文端公從疏推廣之義此說得之先儒陳氏游氏則皆以廢業爲不習樂而朱子則謂業爲簨上版廢業者不敢作樂也恐非定說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吳氏云子思申祥哭無服之親猶且爲位況小

功有服之親而可不爲位乎爲嫂無服而其妻爲娣姒婦則有服爲妻之兄弟無服而其妻爲其兄弟則有服故子思申祥皆使其妻有服者倡踊於前而已無服者隨踊於後也

按此以二子哭無服得禮之事明小功不爲位之非禮哭氏說得之無譏申祥之意而馬氏謂申祥哭言思非禮引下篇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以明婦人不得倡踊愚謂妻之昆弟固當以子爲主或申祥是時未有子又或幼不能爲主則其妻當倡踊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鄭注今冠衡縫以其辟積多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孔疏云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攝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攝而并橫縫之周吉冠文故多積攝而橫縫若喪冠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皆從縫長樂陳

氏云一幅之材順經爲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爲辟積則多而文順經爲縮縫順緯爲横縫長樂黃氏云斯蓋作記之人指亂世之禮不本周公之制周公古禮喪冠直縫吉冠横縫而衰世喪冠亦皆横縫失禮無別故歎之曰喪冠之反吉非古是後之喪冠反同吉冠爲非古正文患喪冠無別注義患喪冠與古冠異制誤辨其旨

按古者喪冠廣二寸見儀禮喪服篇賈疏則吉冠當亦如之非若後世之帽盡舉頭而蒙之也聶崇義三禮圖喪冠廣三寸已非古制也秦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改冠六寸於是冠梁始闊至漢又增爲七寸故漢輿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爲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此以委貌同皮弁如後世之帽於是古冠制盡失唯喪冠略存古制耳縮縫狹辟積必少横縫長辟積必多而陳氏乃謂順經爲辟積則少順緯爲辟積則多是但以布論而不以

冠梁之廣狹長短論誤矣又冠之辟積與裳異裳用辟積襞其要中使狹冠之辟積所以爲飾卽古冠直縫三辟積質中已有文而文端公謂項窄於武故於其上爲辟積使上狹下寬亦非古人用辟積之意古冠以一條布作穹形雖縱橫皆不爲辟積亦未嘗不可非謂必作辟積然後上狹下寬也其云考古冠制以布一幅爲冠上連項下屬武此非古冠制繪禮圖者誤以後世之帽當古冠耳又攷文端公家禮圖附論云斬衰冠稍厚紙爲冠梁廣三寸長足以跨項用稍細麻布裹之就摺其布爲細㡇子三條直過梁上其㡇俱向右是謂三辟積其梁之盡處兩頭俱卷屈向外以及武是謂外畢此猶得古人喪冠之制此經附注

非公定說也此經當從註疏說而黃氏謂今喪冠亦横縫如此則當言喪冠同吉非古何以云反吉乎反同於吉非反字之義且喪冠縮縫尙有左右之異斬衰右縫大功以下左縫使易爲横縫則無左右矣恐當時改制未至無別若斯也吉冠横縫使異於喪冠自是周人隨時改制得宜處記者恐人見末而忘本謂今人但知吉冠之與喪冠反者不知古時吉凶皆同爲縮縫耳其曰喪冠之反吉自是屬辭之體如是蓋用倒句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疏云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爲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則稅之淸江劉氏云小功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袒免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降

而無服乎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按曾子之說於禮厚矣劉氏所以折衷之者亦善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疏曰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吳氏云以冉氏之物而假作孔氏之名以與人是虛偽不實朱文端公云不誠謂束帛乘馬非本意所欲所謂儀不及物也

按當從文端公說

伯高死於衞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吳氏云兄弟之喪周之禮哭諸寢而此云哭諸廟師之喪周之禮哭諸廟門外而此云哭諸寢蓋孔子所定也孔疏皆指為殷禮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之所知哭諸野彼之野蓋謂國門外之郊野此之

野蓋謂稍遠於寢門外空閒之地無室屋處非郊野之野

按吳氏說優於孔疏

哀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鄭注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孔疏云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

按寧無衰記者甚言之非眞謂衰可無也不當物註疏說是長樂黃氏謂物者心貌哀戚之實非也

齊衰不以邊坐 鄭注邊偏倚也張子云有喪者專席而坐也

按當從註說專席而坐謂不與人共坐非不以邊坐之謂也

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孔疏云既爲出涕當有厚施惠豈得虛然客行更無他物可易此馬故將驂馬行之副此涕淚吳氏云從者以外物副其內誠之謂有哀涕而無賻物是涕之無從也陳氏云

從自也今若不歸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爲無自而出也

按無從之說孔疏吳氏得之聖人豈有無自而出之涕必藉物以明其誠乎陳氏說非是

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鄭注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

按如慕如疑鄭注最得其情狀又問喪篇鄭註云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此說亦善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張子云又手以右手在上也

按當從張子說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吳氏云此文所載事辭皆安

按杖有拄時亦有曳時負手曳杖而消搖固非有意爲之亦不可謂變其常度有損於動容周旋中禮也夫子他時

有感而作歌如龜山猗蘭者多矣此感於夢而作歌情理有之非自悲其死也聖人固知命安死而死者人之終自是大事必謂以晝夜視死生泊然不動念則亦老莊之見耳夫子固不自聖然嘗言天生德於予又云文不在茲乎其自知自任不淺矣於將終而自比泰山梁木稱哲人何足病乎聖人固清明如神然於死生非別有前知之術而能前知者正因有所感耳必謂不待占夢而後知將謂聖人亦同二氏之知死乎吳氏之疑過矣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孔疏云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爲僭者用其大夫之禮耳必用三代者夫子德備三代文物故也朱文端公曰葬聖人而兼用三代之禮無乃已僭聖門賢弟子必不出此

按三代之禮皆聖王所制周封二王之後固欲兼存之如士喪禮尚有夏祝商祝之名以其習於夏殷之禮故名之當時未必有禁令不許用夏殷也夫子嘗學二代之禮歎文獻之無徵考其生平亦有從殷禮者矣所謂僭者下僭上也爲大夫而用大夫之禮則非僭也以三代之禮葬孔子當時曾子子貢子游子夏之徒必熟議而後行豈以僭事聖師哉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鄭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山陰陸氏云二三子蓋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孔子之徒三千羣者不在七十子之列者也張子云羣居則絰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絰而出特厚於孔子也吳氏云鄭陸二說不同然皆當斷羣字爲一句疑未安竊意記者先記孔門弟子爲師之特禮又記凡爲師與朋友弔服加麻之常禮於後以表出不釋絰者之爲特而非常也

張子説優

按鄭說爲優喪服記朋友麻注亦引此文謂朋友相爲服緦之經帶其服爲弔服疑衰素裳但此經不當以羣字爲句羣居謂朋友同羣而聚處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

按舊讀塡池爲奠徹文義未安胡氏以池爲柩車上之池近之謂塡爲懸銅魚以實之文義亦未協魚躍拂池在池下非實於池中且負夏主人當是士士飾棺亦無銅魚又考儀禮飾棺在祖前卽有魚豈待祖而後設乎愚疑塡池卽既夕禮所謂祖還車也柩車上有池象宮室之承霤禮

云啇祝飾柩一池塡當讀如鎭或讀如奠塡之爲言鎭也
故塡星亦謂之鎭星鎭卽有奠定之義前此柩遷於祖廟
用輁軸正柩於堂上兩楹間旣朝祖卻下以蜃車載於階
間北首飾棺訖日昃時乃還轉柩車向外南首爲行始謂
之祖曾子弔當其時柩車已還而鎭定所謂塡池者也夫
人榮其弔復推柩而反使復北首若未祖者然先時婦人
在堂降婦人卽階間而后行弔禮如此釋之似可通古者
賓弔婦人亦在位不避也舊說謂降婦人而后行禮爲行
遣奠之禮此記曾子來弔不必及弔後之事亦不必詳及
降婦人近時新說謂塡池爲塡殯坎殯坎名肂在殯宮固
當塡然與祖無涉祖在廟庭雖君來弔亦廟受主人必不

因曾子而反柩於殯宮也

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

按曾子示人之言是疑辭非私譏其失也但夫夫也語氣輕脫蓋記者失之耳

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

按和之之和釋文有兩音一音禾或云胡臥反今按常音禾吳氏謂調弦是也然以不成聲爲不終曲恐未確不成聲只是不成曲調耳樂由人心哀情未忘者調弦而不能調依曲調彈之而聲變不成曲調理固有之　孔疏引家語及詩傳子夏援琴而弦衎衎而樂閔子騫援琴而弦切

切而哀謂當以彼爲正此說是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吳氏云冠而字少者但稱其字如顏淵宰我言游之類稍尊則字上加以其次如伯牛仲弓季路之類老艾而尊則上去其字止稱其次如單伯管仲孔叔南季之類所謂五十以伯仲者此也字下又加甫字如詩言仲山甫此極其尊敬之稱故祭之祝辭稱其皇祖皇考皆曰伯某甫士冠禮辭曰伯某甫者此要其終而言非謂冠後即如此稱之也

按吳氏說詳而確哀公誄孔子稱尼甫則甫爲尊稱冠時不以此稱之也要其終言之耳然云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冠時伯仲叔季之字亦當與其字連稱之其稱顏淵宰我言游者便文從省也又子爲男女之美稱周八常以子配字

學者行之

按夫子答林放之問及從先進之言皆有反質之意練而祔則善殷卽爲學於孔子者行之亦無妨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按晏子云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死亡誠有別矣然云謀人之邦邑亦泛論爲臣者耳若宗臣與國同休戚如甯武子者正當身任其危豈可亡或非宗臣自度其才智可以拯危如燭之武者亦未可亡也

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劉氏云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示不欲與聞其事也吳氏云前猶云豫先也請前請爲豫定其所措御其意實譏非之所謂巽與之言也

按講前之說劉氏得之吳氏說未必然近時新說謂伯玉欲先得此地若欲與之爭斯邱者以示已有貪心則人思

爭奪之其言過巧恐非伯玉君子氣象也

子游曰知禮鄭註嗤之

按先儒說皆謂武叔失禮子游反言譏之有士喪禮可證也近時新說謂子游眞許武叔知禮誤矣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鄭注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張子云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穉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爲服吳氏云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謂夫之甥與舅之妻也見其二家有此二人者相爲服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

按鄭注誤張子正之朱子與吳氏皆從之而陳氏集說載朱子說於後其自說仍用鄭註之說攷之亦不詳矣

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按嫂叔無服唐太宗始令魏徵等議兄弟之妻及夫之兄弟皆制服小功後儒議論紛然或是古或是今或兩是之或酌古今之間而云當服心喪其說詳具文端公儀禮節略難以一言斷也程子云嫂叔所以無服只為無屬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可無服者後聖有作須是制服朱子云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有鞠養恩義心自住不得如何無服衆言淆亂折衷於程朱可也　又按儀禮喪服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此謂外親兄弟也故賈疏以為當是夫之從母之類近世言禮者引此條謂此古者嫂叔有服之明證所謂沒其文於經補其說於記然則夫之兄弟降一等服大

功乎誤矣文端公謂此後人杜撰勉齋經傳刪之者是亦未然黃氏喪禮以其無經可附也遂偶遺之非故刪之也愚編禮經綱目以此條附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之下從賈疏也因論嫂叔無服附及之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陳氏云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吳氏云敬叔懲艾前事常以寶貨隨身雖每日朝君亦載寶貨倘被放逐則有寶貨不至貧乏也

按陳氏說是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按異姓之服生於恩義之不可已如繼父同居者恩深服

齊衰期繼父有子始同居後異居者恩次之服齊衰三月若素未嘗同居則繼父亦如路人無服矣繼父且無服而況同母異父之昆弟乎此記公叔木與狄儀之事狄儀則不可知若公叔木之同母異父昆弟則有可疑者公叔木爲公叔文子之子文子爲衞正卿文子卒其內子當不嫁於他人若曰木之母自他姓而來嫁也則文子豈娶再嫁之婦以爲內子意木母賤或有他姓再嫁也是以有同母異父之昆弟第其昆弟或從母而來鞠養於文子之家則恩出公叔氏公叔氏之子乃爲之大功疑已重矣如不從母鞠養則直爲路人又何服之有乎先王制禮但制二種繼父之服而異父之昆弟不著服者謂其恩義之淺深難

定也如其從母適人鞠養於繼父而與繼父之子亦如手足然則人情宜有所不能已安得不爲之服由繼父齊衰三月而差降之張子小功之說善矣游氏一斷以古禮爲不當有服其論雖正然未及乎恩義之不可已而斟酌乎亡於禮者之禮亦未爲盡善也　又按先王制服固有一定之隆殺然後世人情日趨於薄則服制率矯而從於厚是亦所謂禮以義起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

按嫁母異於出母喪服記但言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不言爲父後者爲嫁母無服而禮經父卒繼母嫁從猶爲之齊衰杖期況於所生之母父卒而嫁豈可以爲父後而忘

其所由生乎此譙周袁準之說所本也吳氏譏其臆說過矣　又按子思之母嫁於衞此事似未可臆斷也伯魚卒孔子又卒子思尚幼其母不能安室而適人宜亦有之母欲嫁雖有賢子能禦之乎觀凱風可知矣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孔疏云此孝子所爲之事非父母豫所屬託譏后木也朱文端公云愼終者人子之大節以教其子宜也孔氏以豫屬託爲非未當

按文端公說是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鄭注曾子言喪禮祖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所以存錄之

按古謂周以前周尚文柩將行有讀賵之禮所以存錄之

其時史坐而釋算亦爲榮其多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

按問當作聞猶速貧章問喪於夫子之問也此章之言記者蓋亦疑之是以特變言曰子夏聞諸夫子明其爲傳聞之辭也若是子夏問辭當曰子夏問於孔子衎爾之下亦當有乎字若有問無答亦當記夫子不答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朱文端公云此卽論語朋友死於我殯之意

按賓客方至而遽言及死似非人情疑此卽論語於我殯之言爲朋友死無所歸者發記者傳聞遂異辭耳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

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按國子高其即楊朱所稱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耕於野者乎見子又擇不食之地以葬而不欲其封樹蓋恬淡寡欲而達於生死者也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鄭注與及也孔疏云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

按王肅說是

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存夫子之志乎哉長樂陳氏云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欲從其殺者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旐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以教人也不儉則行門人之志以尊師也

按陳氏說亦善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孔疏云前日廟後日寢小寢高祖以下寢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也馬氏云小寢燕寢也大寢正寢也

按路寢爲王治事之處燕寢爲王燕息之處君於廟與大門四郊皆復豈獨遺路寢燕寢乎周禮隸僕掌廟之五寢大喪復於小寢大寢亦謂路寢燕寢也馬氏說得之經文亦是由近而及遠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朱文端公云經意謂父母之喪哭無時蓋念念不忘哀慕而他無足以分其心者惟君命不可違故輟哀而往然事復而反則必祭而哭告告之後無時之哭如故也

按哭無時者常念親也使必知其反者如親存反必面也兩句不必連合又孔疏謂哭無時有三初喪哭不絕聲殯後廬中思憶則哭小祥後哀至而哭此所云謂小祥之後

而陳氏集說兼殯後小祥言之陳說爲長近世新說謂下句解上句非是黄氏喪禮此條編入喪禮義亦誤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朱文端公云三年之喪不弔正謂不弔鄉鄰非兄弟之喪亦不往也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此經云雖緦必往正謂服其緦而往也又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曰我弔也與哉蓋謂哭死而非弔生也此云雖鄰不往以殯而未葬耳若卒哭而後弔生可已哭死烏容已乎方氏之說未當

按文端公之說甚善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按此經鄭孔爲一說皇氏爲一說皇氏說優吳氏從之然亦小異皇氏以所識其兄弟爲句而吳氏以所識爲句其兄弟不同居者爲句吳氏說尤長孔氏謂連上有殯者甚

誤上文云非兄弟雖鄰不往鄰獨非所識乎已有殯乃舍殯而弔所識之喪於不同居之親可乎況喪亦無二主乎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鄭注誄其行以爲諡也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

按誄者哀死之辭與諡不同尼父者因其字而尊稱之耳注疏以爲諡誤甚左氏傳所載誄辭傷煩且有稱余一人之失記者刪潤之如此

孔子惡野哭者鄭注爲其變衆孔疏云哭非其地曰野張子云爲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孔子惡野哭者謂此所知自當哭於野若奔喪安得不哭於道陳氏云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方氏說哭者呼滅子皐曰野哉孔子惡之以此恐未然

按陳氏說善矣張子謂惡凶事亦或有之

禮記訓義擇言卷二終

禮記訓義擇言卷三

檀弓下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陳氏云今詳此意但以友善降厚不容不往哭之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朱文端公云弔也與哉謂哭之非弔之也

按陳氏及文端公說是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按變謂父母大故也喪雖哀痛之極君子猶勉強節哀以順變如三日而食哭踊有節之類所以然者念始之者也經文本意似如此即毀不危身之意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孔疏云拜賓先稽顙而后拜者哀戚之至痛吳氏云至字句絕隱也二字

爲何

按哀戚之至隱也從孔疏作一句讀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鄭注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

按因奠以素器由生者有哀素之心遂廣言祭祀之禮凡所以備物者皆是致其齊敬之心也不止謂祭器加飾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孔疏云袒衣括髮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者孝子哀情之變也

按袒肉袒也喪禮亦左袒以左袂扱於前衿帶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左是也括髮者去笄纚以麻括髮而露

紒也袒括髮之節在小歛後爲父喪小歛至大歛皆括髮爲母喪小歛一括髮及奉尸侇於堂拜賓即位而著免也士喪禮袒襲之節初喪時凡三飯含一袒襲小歛一袒襲大歛一袒襲葬時凡四啟殯一袒襲祖時一袒襲柩行一袒襲窆時一袒襲也　又按愠字上下文無所屬似可疑愠但與喜對耳何爲哀之變疑是袒字之誤此又因袒括髮爲喪服之變而分言之也凡袒皆爲哀之變初喪之袒爲飯含變也二歛之袒爲歛變也葬時之袒爲舉柩變也又去飾爲去美始死笄纚徒跣已是去飾至小歛袒而括髮爲去飾之甚詳文勢愠似當爲袒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

而葬鄭注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

按小宗伯成葬有祭墓之禮下文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則葬時有交神之道神謂后土之神東滙陳氏亦謂當以禮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是也蓋先君體魄託於斯是以不敢純凶然亦唯貴者有此禮大夫以下則不敢輕變服也鄭注謂天子諸侯踰時哀衰而敬生者非陸氏謂卿大夫以下禮者尤非既夕士禮無弁絰葛之文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吳氏云虞祭猶是喪祭卒哭始是吉祭明日卒哭之次日也變亦易也接相連不間也變而之吉祭卽上文所謂以吉祭易喪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卽上所謂明日祔於祖父也前言弗忍一日離此言不忍一日末有所歸

蓋言卒哭之末有餞禮送神適祖廟矣冀早急宜就祖廟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祭必與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日也聖人制禮之意精矣注疏以變爲非常禮之祭未見明據

按孔氏不善玩經文遂生謬解吳氏正之甚善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鄭注期而神之人情程子云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於殯宮則哭於何所張子云古者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云日祭月享廟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呂氏云禮之祔祭各以其昭穆之班祔於其祖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卽而祭之旣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故謂之祔朱子答陸子壽書云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祭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旣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

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耶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槪以爲旣吉則不可復凶旣神事之則不可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唯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朱文端公云祔之論不一祔已反於寢練而後遷鄭說也祔藏於廟祭則即祭之呂氏說也大祥祔而遷伊川橫渠之論也練而後祔者殷道夫子之所善也朱子從禮疏祔於卒哭準程張遷於大祥折衷具有深意而後儒乃以兩祔爲疑要知祔而遷者主高曾之祀之宗子也丞嘗再期不舉死者能無惘然卒哭而祔蓋體死者痛念祀典之缺而祔而祭之也至喪事即遠謂不以柩反也若謂主出不得反何以魂魄旣出待反虞而埋耶又云旣以明日之祔爲不忍一日無歸則殷之練而祔忍矣孔子何以善之此別記一說亦疑其非而未能決也周人卒哭之祔蓋祔已反於寢殷人練而祔祔而遷於廟禮家合而較之誤矣孔子善殷非實事

按呂氏謂祔祭卽以其主祔藏於祖廟非也假令祔後之主已在祖廟則遷廟時主不出廟考大戴禮諸侯遷廟奉衣服由廟而遷於新廟此廟實爲殯宮則先儒謂祔後主反於殯宮者信矣其不言奉主而言奉衣服者鄭氏謂毁易祖考人神之所不忍是也程子張子考之不詳謂祔卽是遷故謂祔當於三年不知祔與遷自是兩事也祔後殯宮有主遷廟篇固可證矣而程子所謂若無主於殯宮則朝夕哭於何所張子所謂日祭朝夕之饋如親之存亦可見至遷廟先儒有二說朱子斷從三年之說爲合於人情愚又以遷廟篇證之亦當是除喪之後其云成廟將遷之新廟徙之日君元服從者皆元服非除喪豈可元服乎事

畢後安神之辭云擇日而祭焉此即所謂吉祭使練而遷廟則練與大祥之間豈可行吉祭乎左氏傳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此亦可見練祥禫之祭皆特祀於主而主不在廟也穀梁傳所謂於練焉壞廟者易檐改塗以示他日將遷於此而遷不於練也喪事即遠有進無退謂柩不反非謂主不反則文端公論之當矣其謂卒哭而祔蓋體死者痛念祀典之缺而祔祭之恐未必然祔祭惟祔於同昭穆之祖非同昭穆者不祭則禮意蓋欲使親死者祔於同班之祖而非爲祀典之缺也　又按殷人殯於祖其在太祖廟乎抑在昭穆同班之廟乎其詳不可考矣以意推之殷練而祔亦是行祔祖之祭若遷廟

當在除喪之後也周人殯於寢既葬主猶在寢故卒哭卽行祔祭使其神有所歸殷人殯於廟不患其無所歸是以練而始祔祭也祔以主祔於祖爲以神道事之以人情而言期而神之者人之情故孔子善殷殷周異制其原自殯於祖殯於寢已不同殷練而祔與上文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自不相妨文端公疑記者別記一說謂孔子善殷非實事過矣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吳氏云注疏以遣車一乘及墓而反爲二事其解及墓而反辭費而義不明竊詳八字只是一句非二事也一狐裘三十年言其儉於身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言其儉於親大夫遣車五乘所藏多費時久實土晚則反哭遲晏子止用遣車一乘及墓藏之其禮簡費時不多實土早則反哭速也

按吳氏說是下文亦止申言遺車一乘之非禮也

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孔疏云噫毋者止子張也言我居喪人盡來覘覘當更爲別禮豈得依舊禮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

按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楊升菴別有說言勿謂此爲我喪遂沾沾焉專之不致敬於賓也疑此說是舊說文義未安

舞斯慍

按此句疑有誤字或是舞斯蹈對下文辟斯踊或是慍斯慍對上文喜斯陶

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鄱陽洪氏云按嚭乃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

按當從洪氏說改正下文太宰話曰亦當作行人儀曰

旣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吳氏云旣葬爲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已還反室家已尚追逐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悵不安之甚朱文端云如不及則速反可也而又息焉者卽其反如疑意

按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九字爲句以及字爲句者非也其義則吳氏得之　又按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者意在迎精而反追之如弗及也其反如疑者意在體魄藏墓遲遲不欲行也此皆哀戚之至意各有主不必以其反如疑釋此章也

故謂夫子貞惠文子盧陵胡氏云春秋書歸粟譏人臣私惠作福文子不佐其君振窮而私爲粥不可也死衞君於經傳不見據史鰌勸文子執臣禮則文子嘗不臣矣文子欲葬瑕邱恐不能修班制

按胡氏責文子太過矣謚者節取人善觀孔文子可見

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鄭注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也與之邑厚賢也吳氏云獻公不得稱衛之賢君何能親賢厚禮柳莊唯有誅兆邑一事可取爾他無事實不見其賢者何如觀獻公與公孫壽餘邑六十豈可謂厚賢也私意而已矣然則柳莊之為公所親厚安知其非以從亡之私愛而然歟

按吳氏說是

萬入去籥鄭注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呂氏詩記云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氏據公羊以萬舞為干舞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吳氏云按詩言公庭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是萬舞亦用籥也陳氏說見集說

按春秋初獻六羽而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又云禘於襄公萬者二八其衆萬於季氏萬中當亦有羽舞則萬爲文武二舞之總名者信矣以其爲總名也是以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雖習戎備之舞亦得稱萬也東匯陳氏乃泥於習戎備之語引之以駁呂氏誤矣

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按注疏讀則豈不得以爲句其毋以嘗巧者乎爲句其毋之毋音無吳氏讀得字句絶其毋之毋亦讀爲父毋之毋謂自快足爲得有虧歉爲病上二句責般下二句閔季孫

陳氏集說云一說則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作一句

言爾以他人之毋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以己之毋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求諸心以己度人而知其不可也按此說最優當從之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鄭注曾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是也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

按桓與宣字相似而誤

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鄭注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于懿伯

按舊說之可疑劉氏論之詳矣劉氏一說云或者忌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按此說最當當從之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鄭注恃寵虐民非也方氏云子皐所謂順非而澤也朱文端公云子皐豈虐其民意當日所犯無多必從而償之是煦煦之仁也且邑長犯禾而民受償是敎民不順也後難繼即孟子曰亦不足之意註謂恃寵虐民方愨謂順非而澤何其謬

按爲政有體不爲小仁子皐將爲成宰而民遂爲兄衰其所以治民者必有道矣葬妻犯禾或偶過誤或道上迂曲不得已而犯之不償正爲得體文端公說當矣但買道而葬後難繼謂即孟子曰亦不足之意愚謂此子皐爲民防弊之意蓋邑長猶償禾則民有喪皆須買道後將難繼非謂爲政者難遂其欲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鄭注君有饋有饋於君孔疏云言臣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祿者同嫌其或異故明之也李氏云立於其朝矣命稟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饋曰獻使稱寡君賓焉而不臣之也玉府之職曰掌王之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也長樂陳氏云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

按李氏陳氏說是方氏陸氏吳氏皆從此說而陳氏集說猶存舊說於方說之前非也但玉府職無掌王獻玉之文其本經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注云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愚謂曲禮獻田宅者操書致亦當是獻未有祿之臣也

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

庫門鄭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孔疏云庫門魯之外門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若天子五門則至臯門若凡諸侯則臯應路也

按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舊說因明堂位有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之文謂唯魯有庫門雉門他國則以臯應路爲三門非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旣葬而経不入庫門之外言君復於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此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爲魯記也郊特牲○郊特牲原本誤作禮器今遵四庫全書攷證改又言繹之於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爲衞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春秋書新作雉門及兩觀謂其設兩觀非禮非譏作雉門也王

之郭門曰皐門魯猶不敢僭況諸侯乎太王立皐門應門後遂以爲天子之制是以諸侯無此二門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方氏云必於庫門之外以近廟門故也

按庫門之外則外朝也入庫門由東曲折而後及廟門廟去庫門遠矣方氏說非是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吳氏云誓必有會會必有誓二者互相備

按春秋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會聚有不協則盟此云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舉會以該盟也吳氏謂會必有誓非也

喪不慮居爲無廟也鄭注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劉氏云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爲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此與毀不危身皆所以防賢者之過

按舊註及方氏吳氏說皆未當而文端公說亦可疑家有災禍竭力防護人情之常何必於喪言之惟劉氏說得之家貧不能奉祭祀是無廟也

旣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氏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喪亦是禮事但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季子達死生之命自寬慰從吉禮故左袒也方氏云左爲陽故袒之以變吉吳氏云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爲一句王氏以此爲哀不足蓋誤分一句作兩句讀遂誤解耳

按古者吉凶皆左袒士喪禮含章主人左袒有明文後不言者皆蒙此文也孔氏謂季子自寬慰從吉禮然則凶禮右袒乎誤矣方氏謂左袒變吉者尤謬又按魂氣無不之欲其隨已而歸也言訖遂行若導之者然季子之言痛悼

之至而吳氏謂聊以自覺慰失其旨矣其論還封且號者三辨王氏之失甚當

晉獻文子成室陳氏云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諡如貞惠文子之類

按陳氏說是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鄭注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孔疏云歌謂祭祀時奏樂也

按生則歌死則哭大概言之耳文子成寢室非祭祀之所而注疏以祭祀作樂釋之非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

按此章記者之失劉氏論之詳矣愚謂不唯修容盡飾之說可疑卽二子與君同弔亦可疑君在而二子弔豈不能俟君出而後入乎且入於廐胡爲也大夫之廐當不設於

寢門之外二子即欲修容何至入於廐乎記者蓋有感於當時之君大夫不以德行尊人而以容飾禮人其識與閽人等有激而言非事實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按此章所記魯因禍亂恐迫而喪禮始變其常杜預釋春秋率云諸侯諒闇既葬而除喪者誠謬論矣

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劉氏云鄭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爲貍首詩非也疑原壤所歌二句即是其首章吳氏云原壤所歌二句蓋是古之歌詞非自作此歌也劉氏疑爲古貍首之詩其或然乎其詩蓋以上句興下句女舊讀如字或云音汝蓋是男女親故聚首執手相歡也卷與婘通廣雅云婘好也孔疏之說紕繆陸氏疑爲貍首者以有貍首二字也然鄭注射義以所引曾孫侯氏以下八句爲貍首詩而劉亦從之則非矣蓋貍首二句與齊風之還鄭風之遵大路詩體相類風詩體也曾孫以下八句則與小雅之車攻大雅之行葦

詩體相類雅詩體也惡可合為一篇後之讀者詳之騶虞貍首采蘋采蘩其三存者今考在召南則貍首亦當是召南之詩而不可復考矣

按吳氏說甚善劉氏猶疑此二句為章首愚謂二句即是一章其下當有數章今逸矣射節唯取首章騶虞采蘩采蘋亦然蓋一歌之間左右射各發一矢詩句不可多也騶虞二句貍首二句采蘋采蘩皆四句用之射節為宜越草蟲而用采蘩者草蟲詩句多也曾孫侯氏八句咏射之事又見大戴投壺篇仍有下文非射節之詩也女宜為爾汝之汝貍首樂會時執手卷然正是家人相會之時也卷然者惓惓不能已之意

行并植於晉國 鄭注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己吳氏云并植國語作廉直疑是并蓋廉字缺損植蓋直字增

多也

按吳氏說是

謀其身不遺其友 吳氏云孔疏以士會不見先蔑爲遺其友非也此正是謀身不遺友之事蓋晉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於秦既而背之遂敗秦師則晉失信獲罪於秦矣秦若怒晉而怒其使則二人俱不免於罪幸秦穆寬容之倘士會數見先蔑倘若有謀秦必生疑於身於友俱有禍會故在秦不見之也及士會還晉若見先蔑秦必疑先蔑與知士會逃歸之情亦將累及先蔑故還晉亦不之見也

按吳氏說甚善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按舊說謂學者敎也子柳者仲皮之子其妻者子柳之妻

魯人有魯鈍之人有衣衰而繆絰爲其舅服也叔仲衍者皮之弟子柳之叔告者告子柳言此非也請繐衰而環絰謂子柳請於衍使其妻繐衰而環絰子柳使其妻也近時新說謂子柳者魯之賢人叔仲皮嘗從之受學皮之妻亦魯國人知禮於其夫之死衣衰而繆絰皮之弟叔仲衍告其嫂請繐衰而環絰而皮妻答之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是衣衰繆絰未吾禁也衍不聽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此說較舊說似優然兄弟之妻無服而衍爲皮弟其妻爲皮著服亦可疑當缺之

禮記訓義擇言卷三終

禮記訓義擇言卷四

曾子問

卿大夫士從攝主

按攝主卽下文大宰喪則攝拜賓喪祭朝則攝政

大祝裨冕鄭注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

按爵弁雖士服大夫亦得兼之此告子生事重大祝裨冕舋廟禮輕則祝爵弁服

祝聲三鄭注聲噫歆警神也

按噫歆鄭以漢時警神之聲言之意古亦如此噫者發聲歆者聲之轉取聲不取義疏謂歆享文端公謂如尙饗皆非也此不說飲食何享之有尙饗乃祝詞之末欲神饗之

非引聲也後世以咳聲用於吉祭者誠誤
升奠幣於殯東几上鄭注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
按司几筵柏席用萑每敦一几鄭讀柏爲椁謂殯之椁㯶
是人君之禮殯東常有几筵此注似言爲明繼體特設几
筵者蓋此注不與彼參照又或喪事仍几此告子生特改
新之也疏引皇庾熊說斷之以熊爲是皇庾爲非皆不知
引每敦一几以明殯東之有几則熊與孔亦未是旣夕禮
之下室卽殯宮之室朝夕奠常設於此燕養饋羞亦於此
孔氏乃謂素几是殯宮朝夕奠之几不在下室豈下室又
在殯宮之外乎鄭解下室如今內室與喪大記之下室異
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鄭注踊襲衰杖成子禮也

按襲衰杖每字爲句襲者諸臣襲衰者爲子著衰杖者少師代子執杖也前少師入門奉子以衰實未服至此始服之象成服以漸也袒襲諸臣之事注并襲爲成子禮是連襲衰爲句孔氏因謂踊時子亦袒誤矣初生之子使之肉袒不近人情皇氏不袒之說是

徹饌而埽即位而哭疏云熊氏以即位而哭謂在冠家即位以文承徹饌而埽之下皇氏以爲即喪家之位非也

按熊氏說是然當云冠家之廟凡聞同宗之喪皆哭於廟有殯乃哭諸側室又按此言即位而哭謂齊衰大功之親在遠地者爲位而哭也若在近處自當如皇氏說哭於其家

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勿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按必待已葬而致命者疏謂葬後哀情稍殺使兼他事是也其云不得嗣爲兄弟者謂因葬故稽遲婚事若非喪則已嗣爲兄弟矣此辭正不欲其嫁也非謂今後遂不得嗣爲兄弟遽令其改嫁也女氏許諾者許其不改嫁也其辭若云敬聞命矣某之子敢不守禮以須故曰許諾而不敢嫁如壻家諷其改嫁而女氏不敢嫁則當云不許何云許諾乎既已許諾則竟嫁之矣何又不敢嫁乎注云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是誤讀不得嗣爲兄弟之辭

而害意者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成婚踐其前之諾也壻家於是取之禮之常也萬一壻家有他故不欲取女氏不能强然後嫁之此又禮之權宜夫子亦舉其或有之事言之正謂女家不得輕嫁也非謂父母死者概弗取概改嫁也女之父母死既葬女家亦以不得嗣爲兄弟之辭明其稽遲昏事之故諷壻家不得別取壻家許諾而弗敢取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成婚女家嫁之常也萬一女家有他故不欲嫁此壻壻家不能强然後別取非是無有不取者也壻別取女家亦必還其幣如出妻者還其器皿之比此亦可知也朱文端公云免而請弗取而後嫁正見未免未請不敢嫁也玩禮也二字聖人之意正敎人不得

遠嫁謂非有故不得假愆期之說而別嫁別取也此說是矣然猶惑於舊注之故謂壻之辭爲女計女之辭爲壻計此古人之厚道不知本文不得嗣爲兄弟原非辭婚之辭如謂此爲厚道則女家既已待其三年免喪矣失時者猶可及時矣乃猶固執前說不取令其再許嫁再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是失時者愈失時何其始厚而終薄乎後世有泥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之語遭父母喪以絕婚爲禮者固爲大謬又有欲圓其說謂壻辭弗取而后嫁之仍是嫁此壻者亦非文意壻免喪而取有何嫌疑乃故爲弗取之辭豈禮宜如是耶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

何反於初
按齊衰大功之喪女旣改服卽位而哭殯後自當有見舅姑之禮除喪後成婚但不行同牢之禮亦自有媵御交質袵席於奧入室脫纓之儀黃叔陽譏其不見舅姑譏其苟合過矣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按三月廟見稱來婦正與昏禮三月奠菜稱某氏來婦合宜爲一事若擇日而祭於禰則士婚禮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是也適婦主亞獻猶舅姑存時盥饋卽是成婦之義非別有牲物致祭其爲庶婦若孫婦亦於廟中禮相助奠亦是成婦之義也孔疏不引三月祭行以合於擇日祭禰乃

合廟見奠菜祭禰爲一事此則孔氏之誤而文端公則分廟見奠菜爲二事謂祭行卽廟見謂舅姑存者亦有廟見愚謂舅姑存者亦有廟見但有三月入廟助祭之禮別無廟見祖舅祖姑之禮孫婦見祖廟自是後世俗禮不可以例古人也鄭公子忽如陳逆女先配而後祖祖者告祖廟也謂其先配而後告廟非謂婦廟見也春秋時有娶妻先告廟之禮伯州犂所謂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也賈逵服虔誤解左傳謂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婚迂謬可笑莊姜翟茀以朝詩人歌之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欲其與夫人見也豈有三月成婚之禮耶　疏謂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乃可以事神

亦不然三月固是一時古人之意蓋欲遲之一時觀其婦之性行和於夫宜於室人克成婦道然後可廟見而祭禰大夫則有反馬之禮前此猶留其送馬不敢自安有出道者則出之未廟見而死者則有殺禮歸葬如下章之云豈止俟天時改哉

日食

按古歷疏無豫推日食之法故有猝遇日食不得終禮之事後言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亦是不能豫知其食分也

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

按鄭注周禮以勾芒等五神爲五祀此注五祀以爲關中

言之皆非也天子而下皆以戶竈中霤門行爲五祀祭法所言者記人之異說

接祭而已矣鄭注接祭而已不迎尸也

按疏謂迎尸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行灌禮畢而後出迎牲於是迎尸於戶外行朝踐之禮一是合亨而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此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是也陳氏節略疏文不細考其說乃云減略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於奧及迎尸入坐等禮是并祭初之迎尸亦無之更有何節文乎

旣殯而祭　已葬而祭

按熊氏謂於是冢宰攝主其説是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鄭注以其有終身之憂

按此曾子更端之問與上章不連注得其指

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按此以祭明喪祭過時不祭爲禮則喪過時不除爲非禮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鄭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吳氏曰誄爲哀死者之辭猶後世祭文哀辭之類鄭解誄爲謚非也如哀公誄孔子何嘗爲孔子作謚

按吳氏説是

攝主不厭祭鄭注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陸氏曰據下文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是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説非是按少牢祝酌奠下云用薦歲事所以告之爾非求厭也徹俎設敦几筵納一尊闔牖戶所以依神周禮所謂

藏其隋者與非陽厭也庶殤從祖附食乃有陰厭陽厭卽特祭不厭祭吳氏曰厭者殤祭之名此名不施於正祭戴注以祭初饗神於奧爲陰厭祭末依神於屋漏爲陽厭後儒承其誤陸氏破其說之非是者得之不厭祭蓋謂宗子去國庶子攝祭則但祭正統之親不及旁親之殤與無後者爾

按大戴禮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是凡祭無尸者皆謂之厭後曾子問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正謂祭初祭末之厭皆無尸此言攝主不厭祭逆陳殺禮之事正謂祭末之陽厭陸氏必欲破鄭注謂用薦歲事但以告神而非陰厭不知饗神之時俎必陳酒必奠敦必啟祝辭必稱尚饗主人兩再拜稽首豈非欲其饗之乎郊特牲曰直祭祀於主祭統曰尸亦餕鬼神之餘則此時實爲事神之正祭而尸食猶是餕其餘豈徒曰告神而已乎

若祭未後復改饌西北隅爲陽厭此不知神之所在於彼於此之意陸氏謂是依神既祭畢矣神豈無依欲依神何爲復陳尊俎敦乎又謂此周禮之藏其隋夫所謂隋者尸祭葅醢黍稷肺於豆閒既祭藏之不欲其褻也若陽厭者取尸所未舉之牲體俎釋三個并未食之黍稷設之豈可以藏隋當之乎吳氏不能詳考諸經辯正其謬反以其破鄭說爲得因謂此不厭祭爲不及旁親之殤與無後者是宗子一人有罪而殤與無後者皆因之餕也豈制禮之意乎且上下文皆論正祭之事何暇及旁親之殤與無後者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 鄭注祭於家容無廟也

按家者對墓言之祭於家即是祭於廟非謂容無廟也蓋

宗子若無罪去他國宜以廟從宗子死自有子祭之庶子不得祭惟其有罪居他國廟猶在本國宗子雖有子不能歸而祭故庶子代祭之若其無廟則是庶人庶人以時薦於寢無牲無尸不成其爲祭夫子亦不必言之矣

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鄭注至子可以稱孝疏云庶子身死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

按此論正統之祭末論祭庶子庶子無爵則是庶人庶人薦而不祭亦不必言之矣或是孫祭祖得稱孝孫與抑或謂庶子攝祭止於其身庶子之子賤爲庶人則當鬼其祖不復更祭與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音以此若義也

按夫子當稱子游姓名此記人改稱字耳吳氏謂此下記者所自言未必然

若厭祭亦可乎（鄭注厭時無尸）

按凡無尸者皆爲厭祭初祭未是厭士虞禮有無人可爲尸而祭之者亦是厭也曾子之問原不謂若殤祭之厭且祭殤之陰厭陽厭下文孔子答之曾子始明此處自是指無尸之厭陸氏吳氏皆謂厭爲殤祭之名則此句豈可通乎陸氏亦知其難通別爲之說曰厭猶禮之有飫也朝獻猶禮之有饗也饋獻猶禮之有食也燕私猶禮之有燕也牽强比類皆無義理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祔當爲備聲之誤也）

按祔當讀如字曾子之意謂祭祖禰有陰厭陽厭祭殤當特祭不祔於祖禰之旁共享其祭始終一厭祭而已何爲有陰厭陽厭乎

文王世子

抗世子法於伯禽

按當成王時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太公爲太師必有朝夕納誨之言其左右前後必多疑丞輔弼之人非專恃伯禽以善成王也而使伯禽時與之居處舉世子法以教伯禽卽所以教成王成王有過亦卽伯禽之過故撻伯禽以感悟之蓋救過用威之道不能行之於君臣者可行之父子此周公格君委曲之苦心故夫子謂之于其身以善

其君此事本無可疑卽舊注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亦似無病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鄭注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陸氏釋文學戶孝反教也下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學舞干戚同

按鄭注及釋文學士之學本讀如字吳氏陳氏謂學皆音效非也

胥鼓南鄭注南南夷之樂也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吳氏曰謂詩之二雅二南也此云胥鼓南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耳

按吳氏說近是若夷樂雖祭祀所不廢非世子學士所急也愚謂南卽文王之象舞季札所觀象箾南籥是也故詩曰以籥不僭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鄭注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疏云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此先言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故知是鄉射等旅酬時合語也

按此皆言學中之事祭謂釋奠釋采也乞言合語皆養老時之禮也其禮行於登歌清廟之後下管象舞大武之前下經云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分言之君求言於老人爲乞言三老五更羣老與君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爲合語合言之乞言合語皆謂之語內則謂三王皆有惇史惇史所以記此言語也乞言合語皆有威儀小樂正詔之其言語有篇章

辭說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之經文前後甚明注疏乃以飲射旅酬之語釋之誤矣鄉射記古者於旅也語蓋謂行禮以靜默爲敬唯旅酬時以酒相勸乃可言語記者見時人行禮有不當語而語者故云古者於旅也語非謂此時有合語之禮也養老之合語歌後特行之非若旅酬時之笑語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鄭注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媺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新安王氏曰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言之數爲講論而詳說之也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鄭注誤

按論說王氏之說是舊注謂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疏

謂小樂正旣詔以三者威儀大樂正又教以三者義理於是大司成論量課說之非也大樂正小樂正所教者儀文器數別設大司成一官專講說其義理故下文有侍坐於大司成函丈問答之事此經官名官制不必盡與周禮合鄭以師氏當大司成者固未必然王氏謂大司成即大司樂亦非也授數論說是二事豈大司樂忽又稱爲大司成哉司成自是古有其官近世猶有掘地得古器其銘詞稱司成者見朱尊集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鄭注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劉氏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爲凶札師旅惟是不合朱子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國故當爲喪紀凶札之類

按當從劉氏朱子說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按鄭注謂養老用其明日三山陳氏譏其誤據後文視學養老同日愚謂因大合樂而養老者宜用其明日合樂養老不能一日行也其特視學養老者同日養老之時歌清廟管象舞大武而不合樂也

凡語於郊者鄭注語謂論說於郊學疏云謂論課學士才能也

按注疏說是吳氏謂合語恐不然

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鄭注曲藝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又語爲役復論說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進於衆學者又以其藝爲次吳氏曰誓蓋戒勵之使勉於學三即上文德與事言也考察三者之中或有其一即進其品等於曲

藝之上又以高下爲序

按誓字之義吳氏得之三而一有焉舊說爲長吳氏說亦兼存之

無介語可也疏云無介無語於此禮可也朱子曰語即上文合語之語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嚴也

按釋菜時未可語賓東序宜合語當讀無介爲句而語可也自爲句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東匯陳氏曰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而教成王是迂曲其事也

按陳說得之舊讀于爲迂是也解爲廣大則非

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疏云成王既無父今若以成王爲世子時則無爲世子之處朱文端公曰周公以成王幼而爲君前此未嘗習爲世子法也

按文義舊說似順文端公亦得爲一義

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按此謂與宗人圖嘉會之朝若燕同姓於寢始入在庭之位如此若每日常朝於路寢同異姓之臣皆在則如燕禮大射禮之位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皆以官不以齒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鄭注外朝路寢門之外庭）

按天子治朝之位詳司士諸侯治朝之位無文疏引大射言之或亦當如燕與大射內朝之位也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按宗廟如外朝之位謂亦如外朝之以官不以齒非謂祭

與朝同位也同姓無爵者皆以昭穆序於阼階之東南西面北上昭爲一行穆爲一行同姓之有爵與異姓之有爵者皆以爵序於西階之西南東面北上士初立於門西北面得獻則移而東面北上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鄭注其爲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

按斬衰本無精麤此言以其喪服之精麤者據常法本親之五服也陳氏謂衰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非是

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吳氏曰春秋傳諸侯始祖稱太廟羣公稱宮此貴宮謂羣公之廟下宮謂羣公之下者如魯仲子之宮之類宮統言室則宮中之室也後中釋前文但言貴室下室可見宮與室之非二矣鄭注以貴宮貴室爲路寢下宮爲親廟下室爲燕寢親廟既稱下宮子孫守之路

寢及稱貴宮諸父守之然則是尊己所居而卑祖禰義殊未安蓋君出庶子但以族人守宮廟而已若君之所居無容族人守也公宮是總言太廟貴宮下宮五廟共爲都宮故總謂之公宮也

按吳氏說是公族以宗廟爲重故分守之若路寢燕寢自有守者

遂發咏焉鄭注發咏謂以樂納之

按以樂納之蓋奏肆夏也以鐘鼓奏之而無辭疏謂發其歌咏非也

旣歌而語

按說見前注謂歌備而旅旅而說非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鄭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衆所合學士也東匯陳氏曰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淸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象舞決非武舞

按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象爲文王樂明矣管者匏竹之總名以管奏象舞舞人亦吹籥秉翟而舞仲尼燕居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是也詩序言維清奏象舞者未必然而象必非武王之樂大合衆以事事即奏象舞武之事陳氏謂行養老之事非是

反養老幼於東序長樂陳氏曰兼幼言之者老孤子先王未嘗不兼養然非所重特老者而已

按陳氏說是此言終之以仁故兼饗孤子言之王氏刪幼字非也

禮運

蕢桴而土鼓廬陵胡氏曰蕢草也以草爲桴桴鄭以蕢爲由非也若云聲誤不應明堂位又誤

按胡氏說是疑蕢與蒯通蒯茎似萱可爲桴土鼓燒土爲

鼓卽缶也

故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

按元酒在室卽明水配鬱鬯也以其重古故首言之其在戶在堂在下者亦以明水配齊以元酒配酒非謂室中一設其餘不設也又崔氏謂大祫備五齊三酒禘祭用四齊時祭用醴盎二齊未必然愚疑泛齊最濁用之天地神祇不用之宗廟故諸篇皆無言泛之齊者宗廟用鬱鬯無泛之齊神祇用泛齊無鬱鬯亦相變也　疏引崔氏言大祫九獻之儀節未必盡然如尸坐於堂其時主當在室故禮器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崔謂主亦在尸之右焉周禮唯有司巫共匰主未有言迎主出入者禮器云設饌於堂爲祊乎

外謂薦腥薦爓之饌若既合亨饋孰嘗陳饌於室行陰厭崔謂先陳之於堂後乃從堂上之饌於室豈其然乎腥其俎以法上古孰其殽以法中古則堂上薦腥有兩獻薦爓亦當有兩獻薦腥爲朝踐薦爓爲朝獻若陰厭之後延尸入室則當食舉未食不當有獻崔所序者無薦爓之兩獻而序五獻六獻於尸食之前又豈其然乎崔又謂大合樂以前謂之接祭曾子問所謂接祭者接猶捷也因有故而疾速以祭非有接祭之名也后再獻之後當賓長獻崔謂於是王可以瑤爵獻卿豈有賓未獻尸而王先獻卿者乎

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按五行分布於四時之中土無專位位在夏季中央而亦

寄王於四季之月四時之順序由日行之進退而月輔乎日或合或離亦由是以生明生魄焉其大常之數十五日而盈十五日而闕朔虛所不論也三五猶云半月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按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猶下文云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言其迭有所主云耳非眞一月而易一食一月而易一衣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按六章者天地四方之色左傳謂之六采五色加元爲六章猶之五味加滑爲六和此與五聲六律又別是一理鄭氏欲避五色之復取考工記士以黃其象方以下爲六章

吳氏又以衣裳各六爲六章皆非也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鄭注埋牲曰瘞幣帛曰繒）

按瘞繒謂埋制幣也若以瘞爲埋牲則繒字單舉不辭

禮器

天子之席五重

按司几筵皆三重之席無五重此記人之說異陳氏禮書謂席在筵上皆再重未確

鬼神之祭單席（疏云神道異人不假多重）

按司几筵祭祀席不單者爲尸設席也此爲神設席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疏云士不問多少共一揖之）

按周禮士旁三揖非一揖也以三等士分言之謂上士一

揖中士一揖下士一揖則可耳

天子之堂九尺疏云天子堂九尺周法也周氏曰九尺非周制周之上公以九爲節則天子當以十二爲節也

按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是九尺有明文上公雖亦以九爲節堂之制度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之類當有不得而同者不嫌其同九尺也周氏說非是

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陳氏曰棜雖差異於禁而鄉飲酒亦謂之斯禁蓋天子諸侯之尊有罍有舟謂雷動以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有害物之災舟善操之則有載濟之利否則有覆溺之患所以爲戒也大夫士之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所以無彜酒之過

按司尊彜六尊不言承尊之物似與廢禁之說合然燕與

大射諸侯之尊皆有豐注謂豐形似豆卑而大則又與此不合此亦記人之異說未足爲據也若司尊彝六彝皆有舟所謂舟者偶有此名耳不必有深義若曰以此爲戒則六彝盛鬱鬯以祼尸豈爲神設戒而立此名與司尊彝皆有豐非與皆有舟爲對也豐亦尊名所以盛三酒本非度尊之物而陳氏與舟並論不唯穿鑿且謬誤矣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陳氏曰藻旒成謂之繁露以其象然也漢制天子纁旒前長後短且有前無後非古也

按繁露之名不見經傳唯見汲冢周書王會篇董仲舒著書名繁露蓋以此又按冕旒本有前無後故此經及玉藻郊特牲皆云十二旒不云二十四旒可知其無後旒也漢

制天子藻旒前長後短鄭氏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遂延之文遂誤耳東方朔明言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後旒將安所取耶陳氏謂前長後短有前無後者皆非古考之亦不詳矣

禮記訓義擇言卷四終

禮記訓義擇言卷五

內則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

按此記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者事親之禮即後文云昧爽而朝之事服元端而著鞸搢笏士之服也若庶人則深衣而已雞初鳴甚言其早其實適父母舅姑之所亦在昧爽之後朱文端公疑其有妨老人之安寢而終歲行之亦恐以煩勞致疾讀者不可以辭害意此亦當知之先儒雖採此文入小學而不能使士庶之家皆通行禮過煩勞者難行也如曲禮所云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言簡而該此則家庭可常行者矣　晨起之事皆詳獨不言醴後云五

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是古人不於盥時洗面又必煮淅米汁而靧之此古今人情之不同者也

縰鄭注云縰韜髮者也孔疏云士冠禮云緇纚長六尺鄭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盧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未知孰是盧說爲優陸氏德明云黑繒韜髮

按古人不露髮先以六尺之纚韜之而後結之爲髻非以纚裹髻也疏謂盧說爲優者未確文端公謂縰用布六尺疊之如帶以韜髮四周露其中爲髻蓋用盧說縰用緇繒非布也

韠東陸陳氏云古者臨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

按用韠之意鄭註乾鑿度得之見桓二年左傳疏陳氏此

說亦是一義

屨著綦　鄭注綦屨繫也孔疏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爲行戒未加然否或云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於足也故鄭注士冠禮黑屨青絇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朱文端公云綦言著謂以綦著屨而繫之也或云絇非是

按文端公說是陳氏集說因孔疏而誤

衣紳　東匯陳氏云元端綃衣之上加紳帶士妻之服

按婦人綃衣不可謂元端

衿纓　長樂陳氏云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嫁之纓不同許嫁乃纓未笄無所施既嫁夫脫之矣則事舅姑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東匯陳氏云纓香囊也

按二陳氏說是疑許嫁之纓繫之於首衿纓之纓繫之於身繫首所以示繫屬夫既脫則不復著繫身者所以爲飾男女未冠笄及婦事舅姑皆衿之男既冠則不復衿也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朱子曰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爲敬非有敬事而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袒與裼皆禮之敬故非敬事不袒裼也

按袒而有衣曰裼袒而無衣直謂之袒射禮言袒不言裼是袒而無衣者也裼又別時之事陳氏分袒裼爲二更密凡袒裼皆是出左袖

不嘯不指鄭氏云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陳氏說見集說

按陳氏謂叱亦有當發者嘯字讀本字此說是然謂嘯指聲容有異駭人視聽猶未盡當兼鄭氏嫌有隱使之意

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按此皆勿逆父母舅姑之命之事應氏謂徐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所安而不可強陳氏謂俟尊者察其不耆不欲

而改命皆太拘加之衣服而不欲謂若時已温而尊者猶使加衣衣未垢而尊者欲其易衣之類

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鄭注云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朱文端公云婦出而不明其罪何以服婦之父母不表禮者不表著放出之禮也放出之禮維何告之宗廟告之族黨鄰里曰是不足以承家放出之無使復不如是者冀其悔而不忍終絕也

按文端公說是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鄭注云婢子所通賤人之子

按檀弓陳乾昔曰使吾二婢子夾我則婢子卽婢也父母所愛之婢雖父母沒敬之不衰若婢子所生之子則庶子中兼之矣鄭注非是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朱子曰或疑友當爲敢呂氏曰言舅姑若行使

冡婦冡婦毋得以尊自息而陵辱衆婦令其代已也不友謂傾虐之無禮謂陵叱之息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以毋字統之

按當從項氏說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冡婦劉氏云敵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

按劉氏此說似可從而項氏通下三句言之云舅姑若使介婦亦不可恃舅姑之命而傲冡婦故毋敢敵耦不敢並行並命並坐也當從之

不敢並命鄭注云命使令吳氏云謂冡婦所使令之人介婦不敢使令之

按當從鄭氏吳氏說陳氏謂不敢並受命於尊不敢並出命於卑亦可通然亦當主出命言

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按吳氏以賜字爲句陳氏以故字爲句從陳氏可也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孔疏云子弟若有功德被尊者歸遺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

按孔氏是近世萬氏謂子弟指宗子之爲子弟輩者獻其上又指宗子之尊於我者不可從旣爲大宗子無論長幼皆尊於族人何分等級其上若不指物而指人則其次說不通矣

稰穛鄭注熟穫曰稰生穫曰穛也陸氏曰稰熟穫若今晚稻穛生穫若早稻故說文云稰糧也穛早熟也

按陸氏說是若未熟而穫則不可食矣吳氏謂稷稻有此二種者亦得之

芝栭

按注疏芝之栭是一物賀氏謂芝木椹栭軟棗恐不然芝栭蓋菌類說文蕈桑萸也栭萸似是一字似栗之栭爾雅名例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鄭注衰老無嫌吳氏曰上文言不敢藏於夫之篋笥蓋謂年未七十者

按詳上下文意蓋謂有妻有妾媵者皆以次進御夫婦年未七十而妾猶在五十則妾御四日妻御一日如是則婦與夫不常同處而有間歇之夕至七十唯夫婦同處而妾不御也舊說謂衰老則無嫌而吳氏連上文不敢藏於夫之篋笥言之與下文不貫似非經意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

按此謂三日負子出寢門行射天地四方禮宰設太牢以接之重適也舊說讀接爲捷謂食其母使補虛强氣固未安王肅杜預謂以禮接夫人亦與接子不協陳氏謂接見其子固是而見字亦不確見子在三月之末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鄭注外寢君燕寢也疏云適子謂太子之弟見於外寢庶子則見於側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與世子之弟同故與適子連文同云見於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知者下文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擯者以其子見是也

按適子庶子皆見於君之燕寢若側室者生子之所君尊當不於此見妾子下言公庶子生就側室謂妾於此生子耳若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自是就君之燕寢而見

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按前言嫡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是衆子皆君自名此又別記異聞也君所有賜謂君有特恩耳而疏謂偏所愛幸恐開嬖幸之門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鄭注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孫與見庶子同父卒而有嫡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應氏云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

按當以注疏說爲正應氏亦可備一說

男鞶革女鞶絲鄭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長樂陳氏曰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男鞶革革帶也左傳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帨許慎服虔杜預皆以鞶爲帶特鄭氏以鞶革爲盛帨之囊

按從陳氏說謂鞶爲帶可也然幼時之帶當狹小

學書計（馬氏曰書文字也文言其形字言其法以其始於一二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

按書古人謂之名秦漢以來乃謂之字字卽名之變如人之有字也謂孳生無窮爲字後人臆說非字之本義

請肄簡諒（鄭注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請習信謂問所應對之言東匯陳氏云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於長者而習學之一說簡者簡要謂使之習事務從其要不爲迂曲煩擾）

按幼者不能多授業又慮其不信以欺師故所請所肄欲其簡要而信實則記易堅習易熟而無虛僞以塞責者矣

內而不出（孔疏云蘊蓄其德在內不得爲人謀慮東匯陳氏云蘊蓄德美於中而不自出以見其能）

按從陳氏說

孫友視志（東匯陳氏云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尚也）

按孫友者謙孫不敢自矜然已有志向視之於友則友可

與切磋或有失則救正之子路曾晳諸人之言志所謂䁐
志也䁐示同

二十而嫁

按三十而有室二十而嫁言其極不是過耳早嫁娶者禮
固不禁

凡男拜尚左手　凡女拜尚右手

按尚謂以一手覆於彼一手之上

奔則爲妾

按不以禮聘爲奔聘正妻而媵從之或買妾焉皆奔則爲
妾也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謂貧
之不能備禮者權許之雖爲妻亦若奔也

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鄭注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

按鄭氏謂冕前後皆垂旒非也東方朔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其說在漢儒之先若後旒安所取義禮器郊特牲及此文皆云十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鄭氏蓋因此云前後邃延而誤前後邃延但謂前後之延自延端至邃武皆深邃不謂前後皆有旒也且一旒十二玉十二旒一百四十四玉已繁重矣若復加十二旒有二百八十八玉其重當數斤恐首不能勝夫子何取乎周冕而服乎此鄭說之不可不辨者

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東門南門皆爲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

按明堂別一制度不與宗廟路寢同制顧命在路寢有東房西房覲禮在廟有東箱皆非五室之制鄭答趙商謂成王崩時在西都文武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愚按汲冢周書作雒解云乃立五宮太廟○原本脫一字今遵四庫全書攷證據汲冢周書增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是洛邑有明堂矣謂西都未作明堂則可謂宗廟路寢如明堂制則不可

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按此五飲以薄厚爲次水無味而爲諸味之本故上之漿

者酢䤋酳米水爲之酒者泲去糟醴則和糟者也酏粥也
周禮六飲水漿醴涼醫酏此分醴爲二而無涼醫內則亦
無涼醫而有醷濫所記各不同也
史定墨 鄭注視兆坼也疏云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卜從吳氏云墨謂既坼之後以墨塗之坼大者食墨黎然可見坼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坼而已
按周禮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鄭注云致其墨者孰灼
之明其兆又占人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墨兆廣也坼兆
璺也墨大坼明則逢吉是墨者火灼所裂之兆非先以墨
畫而後灼也兆之體不常安能必其如人所畫如此則卜
之能從者鮮矣疏說非是吳氏謂先坼而後墨姑備一說
君子之居恒當戶 鄭注鄉明

按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謂父在時若非父在則室中當居奧中有牖以爲明戸不恒開豈恒居之以嚮明冬月風寒當戸而坐亦非謹疾之道此謂君子在堂上恒居東序下當房戸而西嚮也不當戸牖間者戸牖前南嚮賓客之位非恒坐之處也房戸恒闔

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疏云煇光儀也東陽時氏云煇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煇也吳氏云煇如謂昧爽之際晨光猶熹微有光謂質明之時晨光又顯著

按吳氏說是煇如即詩夜鄉晨庭燎有煇也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注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詘也或謂之大圭陸氏云珽非大圭大圭長三尺此長二尺六寸王執鎭圭搢大圭以祀天朝日饗先王執冒搢珽以朝羣臣見諸侯諸侯稱

荼大夫不得謂笏爲荼故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

按珽非大圭陸氏說是管子有服玉笏以朝日之文因笏之插帶有似於大圭故以大圭爲玉笏耳詘對直言謂其形微曲諸侯惟曲其上大夫并曲其下後世笏作彎形正是前詘後詘之制鄭以殺其旁爲詘亦非是

登席不由前爲躐席鄭注升必由下也陸氏釋文云爲於偽反本又如字疏云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東匯陳氏云八字當作一句而爲字平聲蓋行禮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因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相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己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朱文端公云躐踐也謂不踐前席席以前爲正也

按釋文爲字存兩讀似陳氏之說古人已有之當以於僞反之讀爲是此但論一人之席之升法未論數人同坐一

席也若同坐一席由後升不得由前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疏云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爲其汚席坐則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解席所以近前之意謂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或云人頭臨豆與豆齊故云齊豆

按當從前說以齊字爲句曲禮所謂食坐盡前也豆去席尺言設豆去席之法非解所以近前之意

飯飲而俟鄭注飯飲利將食也

按此飲謂將食飲水以利喉飯者飲與食皆可言之文端公謂飯畢亦飲而俟君餐未確

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按注疏讀斯字爲句又以禮已三爵而油油爲一句文勢似有未安或可如王肅說言讀如字二爵而言謂可以語

也言斯禮已謂語必以禮也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鄭注居冠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燕居無事者去飾疏云燕居之冠屬武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牽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按吉冠內畢冠向武外屈入武內縫之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蓋冠卷本為一條有兩端著時以一貫端入前畢合於後畢之內有紐結之然則纓與武亦當別既屬武然後屬纓也若冠卷先作圜形以冠來合之則內畢之制臨時始縫恐制度不如此然愚猶疑冠與武不可別作冠時無分禮冠居冠皆當縫合之所謂居冠屬武者對下有事然後緌而言謂居冠但結其纓使武與首著而纓短

不更垂緌非居冠乃用垂緌之纓也

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鄭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緌當用繢

按此蓋尙紫之漸也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尙之五素而易一紫又戰國策云齊紫敗素也而價十倍春秋之末衞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罪而殺之謂紫衣僭君服也然則紫之奪朱其來有漸夫子所以惡之雖褻服亦不用也

衽當旁 鄭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

按深衣之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四幅正裁爲八當裳之前後二幅邪裁爲四當裳之旁雖十二幅皆爲裳而當

旁者名衽餘幅不名衽也鄭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惟衽交裂他幅則皆正裁孔疏不達鄭旨誤謂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向下狹頭廣六寸向上是十二幅皆得名衽何謂衽當旁乎且十二幅無正形以聖賢法衣反爲奇邪不正之服後世深衣裳之誤自孔氏始凡衽者皆以揜裳際得名喪服之衽殺而下左右各二尺五寸疊作燕尾之形屬於衣垂而放之朝祭服亦當然深衣長衣之衽殺而上屬於裳縫之以合前後縫者惟身之左旁深衣篇謂之續衽右旁不可合別有鉤邊屬於衽漢世謂之曲裾此經未之及也衽有殺下殺上之異故棺上合縫之木名爲小要者上半殺而下下半殺而上亦得衽

之名鄭注是以小要取名焉謂棺上合縫之衽也疏引皇氏熊氏解鄭注凡衽者以下皇謂殺而下者爲喪服熊謂殺而下者朝祭之服各指一偶相兼乃備皆得鄭注之意但失不以小要爲棺上合縫木耳而孔氏反駁之謂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爲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爲衽此又大失鄭注之意皆由不識衽爲在裳旁故也愚別有深衣考誤一卷詳之　又考諸經傳言衽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蓋中國裳衽縫其左旁以左掩右衽之不合者在右邊夷服之衽縫其右旁以右掩左衽之不合者在左邊也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謂以裳兩角上插

於帶也詩采采芣苢薄言袺之薄言襭之爾雅云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蓋芣苢貯於裳中執其裳之兩角又插之於帶也輈人云終歲御衣衽不敝蓋輈不和則車不安御者裳之兩旁常掉動而易敝輈和則無此患也左傳淸沸魋助長魚矯殺三郤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亦是以裳之兩角結之於帶爲鬬訟之狀也凡此皆衽當旁之驗也左傳昭公襄衽如故襄是喪服之衽公羊傳齊侯唁公於野井國高致糗而昭公以衽受乃是朝服之衽耳　近世又有謂布六幅（萬充宗說）以三幅正裁爲六在裳之前後以三幅邪裁爲六在裳之兩旁而別有衽屬於衣裳之正裁者屬於衣裳之邪裁者屬於衽此說雖稍破孔疏六幅皆交解

之謬而以三幅邪裁亦無謂衽當旁即是裳幅之在旁者而謂別有衽屬於衣亦無稽皆由不肯細研鄭注又未通考諸經傳之言衽者耳

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鄭注振讀爲袗袗禪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疏云形解袗絺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

按論語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先儒皆謂絺綌外有衣朱子易之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與此處亦不相妨蓋燕居時或可絺綌在表入公門必更有朝服在表也表裘外衣謂裘外無裼衣又無上服

襲裘不入公門鄭注衣裘必當裼也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

按裘外有裼衣裼衣外有上服開前衿袒出左袖露裼衣謂之裼不袒左袖則謂之襲事親以質爲敬故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事君以文爲敬故襲裘不入公門言入公門必袒左袖露裼衣也是以下經鄭注云袒而有衣曰裼聘禮注云凡袒裼者左孔疏謂裼襲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蓋疏已詳於曲禮執玉條彼疏云掩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其說已分明矣但謂裼衣外更有中衣爲襲衣疑不然耳而吳氏不詳考古人左袒之禮謂直其領而露出裼衣爲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爲襲後人大約祖其說未有能通考羣經確依注疏解裼襲者甚矣禮學之難明而易晦也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

按以帛裏布非禮而皮弁之内得有錦衣者程憬也云錦衣非全用錦也蓋中衣之緣耳婦人衣錦褧衣亦然此說是

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鄭注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元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

按熊氏說是疏引皇氏說謂元衣爲元端非也禮不以帛裏布

服之襲也充美也鄭注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疏云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爲敬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君非血屬以文爲敬故臣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其質略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聘禮行聘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文欲文質相變故裼襲不同也

按疏說得之後人泥於詩之襢裼暴虎孟子之袒裼裸裎曲禮之勞毋袒謂袒裼皆不敬之容臣於君前豈反以是爲敬不知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平居而袒裼則不恭也行禮則不然故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又曰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又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古人之重裼襲如此凡禮經言裼者左袒而有衣也單言袒者左免衣肉袒也喪禮肉袒祭禮迎牲割牲養老禮割牲皆肉袒射禮惟君袒朱襦餘皆肉袒而以拾韝左臂君在大夫射

則肉袒覲禮侯氏請事右肉袒謂刑宜施於右臣於君前且有肉袒之時而又何疑於裼乎古禮不合今人情甚多如喪祭之肉袒今人必不肯行而古人反以是爲敬又如食飯以手食醬以指脫屨而燕臣見君而解韤此類豈可以今人之情臆斷其無此事哉

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注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疏云魚須文竹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士竹本象可也士以竹爲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陳氏曰竹堅有節以魚須飾之卑者不敢用純也竹本尤堅故士笏用焉象諸侯所以爲笏者也大夫近尊其勢屈士遠尊其勢伸故士飾笏用焉或謂竹本象者以象飾其本誤矣陸氏曰竹有節而已大夫則又有文焉士以竹本爲正若或用象亦許故曰象可也

按疏以本爲本質陳氏以爲竹之本當從陳說象可也不

言以象文者蒙上文也若純用象恐太僭君陸氏說未必然

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鄭注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也

按笏者朝祭吉服之飾尊卑皆用之臣則因之以記事君不於笏記事而亦搢笏可知設笏非專為記事也子事父母亦搢笏以其服元端也若燕居服深衣當亦不搢笏矣而況於喪服乎小功不說笏蓋承上文見於天子與射而言謂臣有輕喪服在君所不說笏也若在家服小功服雖不當事不免豈可以笏施於凶服乎不唯小功而已雖緦麻亦無搢笏之理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鄭注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新安王氏曰大圭其長三尺此言笏其度二尺有六寸則不得爲大圭況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乃以考工記大圭之制爲笏且記但言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首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中博三寸則上下皆殺也下殺便於搢插上殺便於操執而搢之也何謂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杼其下首乎

按王氏說是但當云上殺是便於搢下殺是便於執耳鄭氏之誤不惟以珽笏爲大圭而又以此經之殺釋前經之詘殺者殺其旁詘者曲其身豈可混而一之哉　又按笏者常搢而不執惟有指畫於君前及記事於君前暫出之用畢仍搢之疏中每云執笏蓋習於後世執手板之義而不知其非也

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鄭注

圜殺直目韠制天子四角直無圜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爲前上爲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臨川吳氏曰韠之制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自上之左右角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之左右角廣二尺處盡其所裁一直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自上之左右角正裁而下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一尺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二尺又就上五寸之下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五寸之上廣二尺處止上下各有五寸皆不斜裁故方大夫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廣二尺就此廣處左右皆斜裁之至上左右角廣一尺處盡其上端之左右及左右之兩邊各剡一寸去其兩角其下端裁方與諸侯同上端不裁方但剡其兩角而已故圜士之下端左右角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止處二尺亦就止處斜裁至上端廣一尺處盡如大夫但不剡圜二角蓋後直而前方故曰前後正

按吳說詳明鄭注殺四角使之方當亦如吳說孔疏謂以

物補飾之使方恐失鄭意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按韠之制上有肩次有頸頸爲正身橫度之爲廣直度之爲博頸五寸者廣五寸也博二寸者直度闊二寸也頸不言長亦如肩之二寸也肩不言廣亦如正身上邊之一尺也

右徵角左宮羽鄭注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臨川吳氏曰林鐘爲徵陰聲之首故居右而角與徵近故以徵配角黃鐘爲宮陽聲之始故居左而羽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無商聲者周樂不用商調也

按吳氏說亦善若以聲調之位言之徵角在兩端者居右宮羽在中間者居左也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鄭注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居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於君亦結左朱文端公云注出字對下居字所處謂所到處明非在朝也言不佩玉則佩器可知矣左結右設俱爲事佩世子有代君之嫌不惟不敢言德即事亦未敢謂盡能勝任也居平居不在君前時設佩無不設也若公朝盡去德佩非所以肅觀瞻故德與事兼設而結其左焉設者爲朝結者爲君也結結謂德與事皆結齊亦然

按文端公說與疏異似得鄭注之意注謂結其綬不使鳴謂觿燧之屬不結亦有聲非謂不使玉鳴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注讀拜字句山陰陸氏曰拜賜句

按當從陸氏讀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疏云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

按不裼謂不袒露裼衣卽襲也疏說誤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鄭注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跡繼武跡相及也中武跡間容跡徐趨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行之跡也朱文端公曰君行與尸行皆接武尸尊故與君同大夫以下位愈卑而行愈速也

按一舉足爲武接武繼武中武皆卽己之武迹言之尊者行步狹而徐卑者行步闊而速也文端公說得之舊說謂君大夫士與尸行者誤未入廟尸猶是臣尸或出必乘車君與臣未有與之行於道路者也在廟中迎尸延尸送尸皆祝之事君不與之行祝之迎送尸也必前導之而行出尸過主人降階及門祝皆嚮尸儀節詳士虞禮亦不得有繼武中武之行步

立容德鄭注如有予也

按注說未安朱文端公云儼然有德氣象也

盛氣顛實揚休臨川吳氏云休當爲煦氣之充於體如陽之蒸煦

按謂氣充實於體揚其休美於外如云充實而有光輝也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鄭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之類淸江劉氏曰注說非也此謂若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私臣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楚隆之辭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之此則稱名者也

按當從劉氏說下文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不得用私人擯也

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臨川吳氏曰周公營洛邑會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以

會三公之禮見周公而已無周公代王受諸侯朝之禮記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蓋是周公制作時定此朝位天子謂王也舊注謂周公攝王位朝諸侯非也

按從吳氏說

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疏云其餘諸侯有皐門應門及路門

按此言魯之庫門雉門擬天子之皐門應門耳非謂惟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說見檀弓

刮楹達鄉鄭注每室八窗爲四達

按每室八窗者明堂之制也廟堂未必如此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新安王氏曰周公爲魯大祖而開國實爲魯魯公其廟不毀不可援文王爲比若武公毀廟復立季氏爲之也豈可比之武世室乎

按王氏說是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鄭注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

按璧翣喪葬之飾豈可施之於樂器此因後文殷之崇牙周之璧翣而誤也璧翣當作樹羽蓋以五采羽樹於簨之角非縣於璧翣之下陳氏祥道云喪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璧翣與簨虡同者爲欲使人勿惡也此因誤文而强解耳然則崇牙亦用之何也曰崇牙本旌旗之飾猶虡之綏夏之綢練吉時旌旗亦用之簨業上刻爲牙以縣鍾磬之紘有似於旗上之牙本不爲嫌若璧翣者周人特設之爲障柩之飾記與棺牆蔞重諸物並言皆是凶器吉時王出行節服氏維大常旅賁執戈盾夾車條狼

執鞭夾道未見有持璧翣爲儀衛者翣上無取於障飾何故以送喪之凶物畫於其上崇牙樹羽頌有明文謂璧翣上垂羽自是後人彌縫之說徒言璧翣何以知其有樹羽記人亦不當如此屬辭也經文有誤先儒破讀者多矣此句獨未有疑者何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陸氏曰兩四六八漸增其數也方氏曰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吳氏曰簋盛黍稷其盛稻粱名簠

按吳氏說是陸氏言及於數非其實方氏說亦可取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方氏曰虞尚用氣祭首氣之陽也三代各祭其所勝夏尚黑勝赤故祭心殷尚白勝青故祭肝周尚赤勝白故祭肺

按方氏可備一説

周之璧翣鄭註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

按此因前誤文之璧翣合於周頌之樹羽意其亦有垂羽非也

禮記訓義擇言卷五終

禮記訓義擇言卷六

喪服小記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鄭注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爲母又哭而免朱子云括髮是束髮爲髻儀禮注疏以男女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幓頭然所謂幓頭卽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髻也呂氏云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冠禮謂之闕項冠者必先著此闕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音免以其與冕弁之冕音相亂故改音問

按免是凶服缺項乃士冠禮所用謂免卽缺項擬非其倫且缺項惟著緇布冠用之若著元冠未聞有缺項內則子事父母縰笄總髦冠緌纓皆詳而不及缺項可知元冠無缺項也呂氏說未確　又按程大昌泰之有袒免辨以免爲免冠愚辨之附錄於後辨曰喪服之免舊音問以布爲

之而程文簡以如字讀之謂凡免皆與冠對免之義但爲去冠而非別有一物名爲免也愚以爲不然喪服小記云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則免以布爲之有明文矣程氏讀此免字亦如字又別爲之解云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用布示殺於父也此之謂免蓋應用而許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然則此免又不爲去冠而但謂免其麻括髮是自變其說矣又謂若如鄭氏說讀如問則居母喪者旣括髮以麻而以布爲免遂當以免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遽著五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愚謂爲母喪而著免免者奉尸侇於堂之後未成服之前則然旣成服自有七升之冠非卽以布免爲

冠加諸齊衰之上也若嫌其同於五世以外之服則未成服之前主人免之時衆主人不辨親疏而皆免豈亦同於五世以外之服乎問喪篇云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旣曰爲之免以代之則必有一物加於首以代冠不可謂去冠以代冠也又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旣曰不冠者之所服則分明有布以繞髻否則何不直以免冠答問者乎小記謂旣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正謂虞始變服以免代冠也若曰去冠豈可露首以臨祭乎小記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此亦謂君弔必變服以免代冠也若曰去冠豈可露首以對君乎又

免之非免冠考之奔喪之禮尤可見奔喪篇曰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於序東凡括髮者必去冠既括髮於堂則首無冠矣而又言免於序東與奔父喪之不免者特異則免必有其物正小記所謂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者也豈可以去冠釋之乎唯曲禮冠毋免之免讀如字謂平時毋露首非可以是概之喪服之免也喪服去飾之甚者為括髮為父為母皆以麻程氏遷就其說謂為母喪括髮以布豈不背禮經乎小記又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其文甚明親始死去冠而笄纚於是斬衰婦人則去笄而纚是婦人之去笄猶男子之去冠也

齊衰喪既括髮而免婦人則髽婦人之髽猶男子之免髽必有其物則免亦必有其物也使去冠即為免則婦人之髽亦但為去笄乎如謂婦人有髽而男子但去冠豈制服反詳於婦人而略於男子乎今世喪禮雖簡略而五世親盡行弔於族人首必戴白猶古人之免也使免冠之說行皆露頂以臨喪豈禮也哉程氏又引周禮縣衰冠之式於門以證袒免之無體式此小宗伯之文也而夏官太僕則云縣喪首服之法於宮門鄭注云首服之法謂免髽笄纚廣狹長短之數是免髽等自有太僕縣之非無體式也程子引其一遺其一矣

齊衰惡笄以終喪鄭注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按鄭注經文齊衰下當有帶字今注疏及諸本皆無帶字集說但言笄而不及帶皆非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朱文端公云括髮免髽三者名異而制一始死去冠而露笄纚縱訖并笄纚去之故髮須括括收也收髮使不散也註謂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卻繞於髻麻亦布也以未成布故謂之麻免髽亦以括髮其制同免則改用已成之布謂之免者以不冠得名髽亦以麻爲之王廷相曰括髮免髽皆髮在內而以麻與布裹其外男主外故以外物爲稱自麻與布言之也女主內故以內物爲稱自髮言之也鄭注謂廣一寸馬季長謂廣四寸然取括髮則一寸不足馬說爲當愚意闊四寸兩頭漸殺長足自項交前繞於髻又析其末可以結斷三者之制一也男子有括髮又有免婦人止一髽婦人質不變也

按括髮免髽文端公說最詳晰疏引皇氏說謂髽有三種一麻髽一布髽一露紒之髽孔氏考校謂止有二髽麻布之髽皆得謂之露紒孔氏說是然則喪服經云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此總言女子首服有布總箭

笄髽三物其實三年不常著髽也侯男免而後婦人髽也

髽之制說見檀弓上

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鄭注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

按詳禮意止是尊大夫耳

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鄭注謂婦人恩殺於父母

按婦人爲夫斬衰三年爲長子齊衰三年皆最重之服故稽顙其餘爲父母降服及爲舅姑期服皆不稽顙其餘中當亦兼舅姑也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孔疏云母子至親義不可絕父若猶在子皆爲出母期若父沒後適子係嗣烝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不復爲出母服

按孔子雖爲父後而爲出母施氏服期者閔其無子異於

有過而出者也子上之母出子思不使子上喪者別以義裁之也子思為父後得為母服者嫁母非出母也

而立四廟劉氏云此句上有缺文當是諸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

按劉氏說可從然吳氏遽增諸侯及其大祖一句亦未可

庶子王亦如之劉氏云此一句當在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吳氏云按此說是也慈母妾母之子為君者至再世則不復祭其所生之母或有庶子立為王者其禮亦如之也謂此王妾別無它子則子之為王者歲時為壇祭之使王族主其祭亦一世而止再世不復祭也

按此說亦可從然亦當闕疑未可輒改經文也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朱文端公云自子孫言之為祖自族人言之則為宗為祖即為宗也別繼別者謂世世繼此別子為大宗也

按經文宗與祖異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鄭注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皆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祔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爾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應氏曰殤與無後皆庶子之子也殤者幼而未成人無後者長而未有子鄭氏以殤爲已之子而繫於父之庶以無後爲兄弟而繫於祖之庶蓋以殤唯適可祭今適子之下又有無後者不應更祭故指此爲兄弟而言之夫所謂殤與無後包羅其義云爾非謂庶子之子其適與庶皆死也適子或殤而死或無後而死皆從祖而祭於宗子之家謂之祔食特祔焉而又食之非必同祭於祖

按殤與無後者皆謂庶子之子當從應氏說又按注疏親者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曾子問所謂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也從祖祔食謂從祖廟祭之即曾子問所謂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者也非謂因祭祖而以

殤祔祭也張子謂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東匯陳氏亦謂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皆非是應氏謂從祖而祭於宗子之家非必同祭於祖亦得之但祔焉而又食之文義未安耳　又按鄭注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孔氏所謂已是父適得立父廟者是也張子謂已爲其祖矣無所祔之然則庶孫又於何處祭其殤子乎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孔疏云此論服之降殺之義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擧尊長則卑幼可知也

按孔氏說是吳氏移此文屬於前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之下泥於三殺之分配而以親親尊屬之子孫非是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鄭注世子天子諸侯

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爲妻故親之也爲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爲之主子不得伸也應氏曰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而世子上不敢擬於尊者儲副未有君道也

按服問云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此經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對公子降妻之父母而言蓋公子厭於父降其妻爲大功遂降妻之父母無服若世子之妻爲繼體之配異於公子之妻其爲妻服齊衰不杖期故妻之父母仍服緦也應氏謂世子不敢擬於尊者非是天子諸侯所不服者多矣何止妻之父母哉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鄭注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朱文端公云子少則以哀抱之何待大功朋友爲之主乎此所言主人之喪者謂寡妻幼子力不能營辦喪祭大功同財朋友亦有通財之義故必爲之資助且爲之代

拜賓非無後攝主比也

按喪必有主以拜賓行祭子幼雖以衰抱之而攝主亦必代之拜虞祔練祥之祭皆須攝主行之若親友助資財營辦喪祭不論爲主與否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鄭注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己己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孔疏云已在他國後生得本國有弟者謂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娶所生之子則爲己弟故有弟也王云以爲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已生則稅之也劉知蔡謨等與王同而以弟爲衍字

按此經當從王肅之說若但以在他邦之故父稅喪而已自若恐非人情計生年弟必在後而言弟者因昆連及之

耳勿泥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按此節本在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之下鄭氏正其誤謂宜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然猶有隨父稅喪之嫌竊疑此句之上當有小功不稅四字卽檀弓篇曾子所譏者謂正服小功不稅而降在緦小功者則稅也因錯簡故脫一句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鄭注除喪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要易服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孔疏云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經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麻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輕故也

按此經注疏男不變首女不易要所易者男要女首則易

服時男女首絰要絰皆麻是爲正解此篇麻葛皆兼服之閒傳重者特注疏皆謂有葛者誤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鄭注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女則絰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山陰陸氏云謂若斬衰卒哭男子變要絰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絰猶是斬衰之麻女子更首絰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絰其要絰猶是斬衰之麻是之謂兼服何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故也下做此鄭氏謂服麻又服葛誤也朱文端公云兼服當從陸氏解所謂易服易輕者是也以後喪之麻易前喪受服之葛而大小之制仍不改乎前是以麻包葛非服麻又服葛也

按前經易服者易輕者注疏男女首要皆有麻無葛正如陸氏之說至此經注則謂服麻又服葛前後牴牾蓋誤解

兼服之文耳兼服之者謂男子以後輕喪之麻帶易前重喪之葛帶女子以後輕喪之麻経易前重喪之葛経是以麻而兼葛兼之爲言包也亦即開傳輕者包之意非謂服麻又服葛也鄭又誤解開傳重者特謂男子之経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既不變則仍麻矣今乃以葛易之何謂不變乎蓋重者特謂男麻経女麻帶特留之不易也若如鄭氏說則男子重首婦人重帶反以後輕喪而易麻爲葛不亦悖乎且此經注婦人因自帶其故帶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而開傳注又謂婦人之帶亦特其葛不變之前後不又牴牾乎陸氏此章正鄭注之誤最有功　又按此經注疏本作麻葛皆兼服之而儀禮經傳通解及陳氏集說吳

氏纂言諸本皆作麻同皆兼服之蓋傳寫之誤○按石經作麻同彭芸楣石經考文提要引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山井鼎孟子七經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阮芸臺宮保校勘記引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惠定宇校宋本並同石經

大夫不主士之喪朱文端公云此亦可疑假而大夫之外別無親將奈何

按大夫之外別無親其如雜記所謂前後家東西家又無有則里尹主之乎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孔疏云賀氏云若子出時未聘至所爲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熊氏云夫爲本生父母期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

按文端公云熊氏論最當愚謂夫之身有所從生安得謂無恩義賀氏說甚謬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鄭注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孔疏云異居其別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共居而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爲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今有主後爲異居謂繼父更有子也與此一條餘亦可知然既云皆無主後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朱文端公云喪有無後無無主無後謂無爲之後者無主謂無大功以上親爲之喪主今父死有子不得即無後然子幼不能自爲主必大功以上之親爲之主如所謂大功者主人之喪是也既無主則雖有後而煢煢無依猶無後也無主人無後則祖考之祀絶矣有能撫此孤而存其祀者即其魏人所云四孤當爲公媼服而世世祀之別室者也況其母之所適欲不父之而喪之可乎必曰皆無主後者使此繼父有子或無子而有大功之親則無藉此子之服之矣然雖服於制不得爲之期而生死肉骨之道終不可忘以喪服所云齊衰三月其爲是與疏分異居爲二其最謬者以爲主後爲專指繼父有子不知喪服傳云而無大功之親重在子家無主後者繼父有子非不可爲服謂不必爲服也又云此子有子亦爲異居是又昊以後爲子之後矣子

之有後無後於繼父何與乎至今不同居之說亦大可疑方其幼孤依人爲活繼父撫育成立與之同財而祀其祖禰今之有身有家無覆先人之祀者伊誰之力死而路人視之於理安乎記云必嘗同居其非今同居可知蓋成立則必歸家者猶未也必其繼父先能同財而使祀其祖禰反不可謂同居也喪服傳只其貨財爲之築宮廟謂築宗廟於其家止謂築於寢門外非也按此爲繼父服期者皆昔同室而今不同室者也

按此經文端公論之雖詳然猶有未盡也按喪服傳云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蓋此子若有親者撫育則不必從母適人惟無大功之親是以從母他適賴所適者撫育之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是以與此子同財而又爲之築宮廟使之

祭祀則繼父之恩深矣如是者如同居繼父服齊衰期若此子賴其撫育而彼自有親者享其財或繼父先未有子而後生子則此子亦不得分其財是爲先同居而後異居其恩淺者服輕爲服齊衰三月若初未從母適人則無恩不服矣此條亦約喪服傳之文以釋經必嘗同居則與之適人也若無主後卽兩無大功之親也同財而祭其祖禰卽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也傳言無大功之親而此約言之曰無主後蓋大功之親可主人之喪也傳舉疏以包親無大功以上之親則無後可知矣適人之子雖爲父後而穉不能主喪又無大功以上親主之則亦若無主後者故以皆概之其實同居異居之別不在

己之主後而在所適者之主後故云有主後者爲異居謂所適者有主後也有主後則不同財而祭其祖禰可知與有主後可該不同財也疏家泥皆字增出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一義則以辭害意矣假令繼父既與之同財而祭其祖禰又爲之娶婦生子則恩愈深反以已有子而殺爲齊衰三月於義豈有當乎文端公謂疏説以後爲子之後誠然謂傳意重在子家無主後疏專指繼父有子者爲最謬恐未必然子家無主後賴繼父撫孤而存祀此同居繼父與異居繼父所同也服異居繼父齊衰三月等於已之高曾祖父正爲報其撫孤存祀之恩也所以異於同居繼父者謂不同財而祭其祖禰耳所以不同財而祭其祖禰者

謂繼父自有主後耳以此審之兩種繼父恩之淺深豈不係於繼父主後之有無乎經云有主後者爲異居言簡義該而鄭注亦專言繼父有子也文端公又辨昔同居今異居之說亦恐未然所謂昔同居者謂隨母適繼父受其撫育之恩也今異居者繼父自有主後不與之同財而祭其祖禰也記言必嘗同居此亦異居繼父所同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乃盡同居繼父之道否則爲昔同而今異者矣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此別於全未嘗同居者耳非謂即與之同財而祭其祖禰也先同而後異者服齊衰三月未嘗視爲路人也文端公論此經猶有未徹者兩種繼父恩之淺深未嘗較論分明其所以爲異居者由於不

同財所以不同財者由於繼父有主後未嘗推論的確也若鄭注喪服謂築宮於寢門外此語亦未爲是此因下文妻不與意其即在繼父家築宮廟耳文端公謂成立則必歸家所謂築宮廟者謂築宮廟於其家此亦太泥倘此子無家可歸終身在繼父家繼父爲築宮廟於寢門外豈反不得爲同居乎文端公謂凡爲繼父服期者皆昔同室而今不同室者也正與疏注相反愚謂凡爲繼父服期者必繼父無主後與之同財而祭其祖禰者也若此子歸家與不歸家非所論也或曰繼父有子固不能與異姓之子同財矣萬一繼父甚愛此子令與已子均財此可爲同居繼父乎曰以經文有主後者爲異居言之雖分財猶爲異居

繼父也父有子爲主後則異姓不可干之如以均財之故而親之是以利言也故異居繼父壹以有主後爲斷蓋以義斷恩也以此益知經語之簡而該注疏別爲三種是未達經旨也　又按自孔疏有已有子亦爲異居之說後世相沿書之禮律將有實爲同居繼父因已有子遂爲異居者恩義不明服制乖違所當改正者也

妾祔於妾祖姑

按此經有妾祖姑又後言祖姑有三人則古者有子之妾及再嫁之婦其主皆得入廟但不知廟主若何位置饗神祝辭若何稱謂耳　再考之婦人不立主其祔廟蓋以其神祔之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云云疏引庾蔚云妾祖姑

無廟爲壇祭之此說是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吳氏云慈母謂父命無母之妾子以有子而死之妾爲母者也妾母謂妾之自有子者也諸侯無適子或立此二種妾之子爲君而其妾別無它子則其子之爲君者歲時爲壇以祭其所生之母使庶公子主其祭然此君祭此妾母止在當身至此君之子則不復祭之矣春秋穀梁傳所謂於子祭於孫止是也朱文端公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若妾母不世祭安得有高祖之妾可祔乎天子諸侯上及祖廟之重亦當使庶子世世主其祭何得自身而止意此妾母或身受恩慈而未有爲子之父命或本無子而非先有後無既受恩慈自當爲壇以祭使庶子主之及身而止決非所生之母也

按注疏與吳氏說皆據穀梁傳而文端公即據此記言祔祭者駁之禮家之說雜出自是不能齊一以人情而言庶子爲君安能不自祭其母又安能及身而止穀梁傳但據考仲子之宮謂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而魯十二公多

爲妾子未見皆爲其母築宮也雖有此禮乖於人情度亦不能行矣文端公謂妾母必非所生母此說姑存之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鄭注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孔疏云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宗不可絕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以父無殤義故也旣不與殤者爲子則不應云爲後據已承其處爲言應服此殤以兄弟之服東匯陳氏云男子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與不爲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爲之後者卽爲之子以其服服之子爲父之服也舊說依兄弟之服服此殤非也其女子已笄而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降而從殤服也朱文端公云殤而爲之後或疑其服與凡爲後者有間故明其服之如常以所後雖是十九歲以下之殤然當其生時則已冠矣凡男女以冠笄不爲殤故可爲之後而以其服服之注疏解未當

按當從陳氏及文端公說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鄭注妾子父在厭也孔疏云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山陰陸氏云禫服之細也雖奪之可在父之室謂未娶者也已娶雖同宮猶禫

按禫主於祭陸氏謂服之細非也又謂已娶同宮猶禫亦無據近世字書改禫从衣而廢禫字甚謬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孔疏云一謂此弔異國臣若自弔己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一云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絰山陰陸氏云言必者著諸侯弔無內外皆當如此然則天子弔服與諸侯異歟天子重絰諸侯重衰天子弔服皮弁加環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

按孔疏二說皆可通以前說為正經文不曰君而曰諸侯據異國之君言之也陸氏天子重絰諸侯重衰之說未確王之三衰司服有明文豈有弔公卿首著弁絰而身不錫衰者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絰服問有明文豈

有諸侯弔已臣當事而無絰者又所謂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非皮弁也而陸氏誤以爲皮弁豈未讀司服注疏乎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

朱文端公云所養者亦五服之旁親以其尊也故釋已服而養之所謂已喪期大功以下既葬卒哭斬衰既練而後故得爲旁親養若未練未葬則使人養而已不親養已所服之喪或疾者之所不服或疾者有服而已除服故釋服若所養者亦有喪而服則養者不必不喪服即所養者別有喪但彼既喪服養者亦不必不喪服所養者死而爲之服其服或輕於已本有之服或同於本有之服或反重於本有之服重則服其服同而已服已變而受亦服其服若同而已服未變或輕於已服則於後死者初成服及當事拜賓服其服不當事拜賓仍服已服故曰遂以主其喪也謂拜賓爲主時也不易已服者謂初入爲主也初入者本無服則素服有服則不易服至新死者三日成服則釋本有之服而服其服成服後已服重者亦惟當事拜賓服其服不拜賓仍服已服重服若本有之服輕於

新服或已變殺則當服後死者之新服惟當已喪變除時服已喪之服

按文端公推說詳盡文理密察權衡精矣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鄭注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方氏云妾祔嫌於降故易牲而祭以示其殺焉耳

按易牲者不敢以卑牲祭女君是隆女君也方氏謂示其殺非也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鄭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山陰陸氏云若應大夫士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吳氏云陸說於文爲順此言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士者位卑不可攝而主其喪唯宗子爲士分尊故可以士而攝大夫之喪也

按此經當從陸氏吳氏說攝者以卑兼尊之辭又按攝主亦不必死者無主後亦有喪主在外未歸而攝者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鄭注祖姑有三人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姑所生張子云祔葬祔祭只合祔一人譬之人情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再嫁別爲一所可也朱子云程氏祭儀謂凡配只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謂凡配只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嫁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生存之此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嫌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惟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再娶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按祖姑有三人則先後娶者皆得入廟祭之古今人情不異朱子斷從唐會要之說不可易矣祔祭與正祭不同祔爲新死者之從其班是以祖姑有三人宜祔於親者正祭

則不可但及其親而不配其非所生者也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鄭注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山陰陸氏云祔於其妻卽是祔於其祖蓋妻未有不祔於祖姑者也鄭氏謂始來仕無廟者誤矣應氏云此據妻之生時同夫榮辱而立文注以祔於其妻則爲始仕而未有廟亦未必然正使新徙他國而爲大夫亦必有廟旣不立祖廟豈敢爲妻立廟乎

按祔於其妻皆謂夫爲其妻行祔祭之禮也而疏謂其夫不爲大夫而死誤矣鄭注謂始來仕無廟方氏應氏正其失亦是　又按鄭注不易牲者以士牲是也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死而以士禮葬則生存宜以士禮爲其妻行祔祭士則猶有禰廟祭祖父而其妻

得於禰廟祔祖姑矣　又按注謂無廟者不祔然則庶人無廟將不行祔祭乎竊意庶人無廟而薦於寢寢亦有祖考之靈存焉男子當於寢祔祖婦人當於寢祔祖姑又妾祔妾祖姑妾祖姑無廟先儒有爲壇而祔之說見雜記疏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鄭注不報虞謂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也山陰陸氏曰既葬而不報虞此言過期而葬也蓋葬日虞如期而葬則如期虞也不及時而葬渴葬也過時而葬慢葬也故禮使報其虞以責子道朱文端公云檀弓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葬已踰期矣而又後其虞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先王敎孝當不如是此記所云或葬後有故而不及虞或葬先母虞待父也

按鄭注有故不得疾虞其說不可易文端公又兼父母之喪偕者言之尤備陸氏說失之

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經卽位成踊

孔疏云奔母之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與父同父則括髮而加經毋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

按奔毋喪初時括髮有奔喪正篇可考又此記篇首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亦可參見然不言初至時括髮但據又哭時云不括髮亦記者失之不若奔喪篇之詳備也

禮記訓義擇言卷六終

禮記訓義擇言卷七

大傳

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鄭注大事寇戎之事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東進陳氏云大事謂祫祭也大夫士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而行其祫也亦上及于高祖干者自下干上之義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故謂之干吳氏云大事大功也省省察也省察如詩字所謂有功而見知也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於有廟者合祭也大夫蓋祫於曾祖廟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下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也大夫亦有大祖廟者無曾祖廟當祫於大祖之廟而祭曾祖祖禰凡四世若大祖在高祖前者或祫於大祖廟而并及高曾祖禰凡五世也趙氏曰干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

按大事與省字之訓舊註可從省訓善出爾雅吳氏說亦可兼存陳氏說非也干祫及其高祖吳氏說詳備孔疏亦

引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大祖廟中偏祫大祖以下也千字之義從趙氏可也

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東萊呂氏云不以卑臨尊此出於後儒之說非追王之本意也大王王季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曷爲待追王而後尊哉追王者何意蓋三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朱文端公云以卑臨尊信後世無稽之論然子孫之身即祖父之身子孫之爵即祖父之爵武王之爲天子天命之大王王季文王之王亦天王之也若云以王業由興之故追王以酬功是等祖父於望散諸臣也尊親之義固如是乎

按呂氏之說得之追王非以酬功而文端公謂等於望散諸臣恐推之太過三王之王固天王之然天非有言亦以義理斷之耳追王止於大王而不能上及組紺以上是即

天也

五曰存愛鄭注存察也愛有仁愛也陳氏云人於其所親愛而辟焉有以察之則所愛者一出於公而四者皆無私意之累矣吳氏云存愛謂仁民上言民不與此言存愛蓋存愛民之心爾先有不忍人之心而後有不忍人之政也

按存愛之義吳氏得之舊注及陳氏說非是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吳氏云治親之目有四總言之均謂之親分言之則親親者在下子孫之親尊尊者在上父祖之親長長者在旁昆弟之親男女有別者在內夫婦之親也

按此通言不可與民變革者四事則尊尊謂貴貴也前言上治祖禰尊尊下治子孫親親與此文本不連而吳氏移屬於此節之下謂上治祖禰爲復釋尊尊下治子孫爲復

釋親親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爲復釋長長別之以禮義爲復釋男女有別恐屬牽合別之以禮義謂以禮義別其親疏隆殺詳文勢固不可屬之男女則此兩章何可牽合下文服術有六吳氏亦必屬之四親此吳氏之蔽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東匯陳氏云父之兄弟爲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兄弟之子爲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於昭穆爲宜弟之妻不可謂之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母以紊昭穆也舊說弟妻可婦嫂不可母失其指矣

按喪服傳亦有此文彼釋夫之昆弟何以無服意謂弟妻不可謂婦猶兄嫂不可謂母兄弟之妻於母於婦皆無所

屬是以不爲制服以遠之而今人皆謂弟妻爲婦則當爲制婦之服同于子婦豈兄妻亦可爲制母之服而同於伯叔母乎是皆不可也舊說謂弟妻爲婦者卑遠之使下同於子妻則本無婦名假其子妻同推而遠之與本文意不協陳氏駁之者是傳意似謂兄之妻尊之而爲嫂弟之妻但當謂弟之妻不可謂之婦猶兄弟之子但當謂兄之子弟之子不可謂之姪也譏時人稱弟婦亂名實之失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伯叔母子婦屬也○按鄭注本作名世母叔母之屬也此疑有誤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爲妻之父母妻爲夫之黨服孔疏云出入若女子子在室爲入適人爲出及出繼爲人後者也

按此經前五術當從注疏說親親謂父母妻子孫伯叔昆弟凡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者皆在其中尊尊謂臣民爲君又若以尊而厭降或同尊而不降名謂伯母叔母及子婦出入謂女子子在室出嫁及爲人後者長幼謂成人與三殤蓋此經通言服術故須該制服之義而吳氏泥於上文謂親親爲子孫尊尊爲祖父名與出入爲男女長幼爲昆弟以下治子孫者居第一非次也尊尊不謂君臣出入不兼爲人後長幼不謂三殤則制服之義不全何足以盡服術乎吳氏固守其說謂注疏以尊尊爲君服失此篇專言治親制服之正意此吳氏之蔽也

有徒從 鄭注臣爲君之黨孔疏云鄭亦略舉一條妻爲夫之君妾爲女君女君之黨庶子爲君母之親子爲母之君母

並是也

按吳氏釋徒從但舉子爲母之君母庶子爲君母之親妾爲女君之黨而不及臣爲君之黨妻爲夫之君則徒從之類不具而從服亦不全矣

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鄭注云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疏云義主恩制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轉祖則義重故名曰重也義則祖重而父母輕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宜合如是故云其義然也

按注疏說是輔氏應氏方氏吳氏皆以重爲父輕爲祖則仁與義無異何以分爲二類乎義之所以重祖觀末章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云云可見本不以喪服論也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大宗百世不遷是重祖也又推而極之

天子有大禘之祭旣有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亦是重祖之至亦是以義推之安得謂皆爲禰重但注又謂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仍就喪服言之恐未是齊衰三月何能敵斬衰三年之重注又訓自爲用亦非自當訓由

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按從石梁王氏說位也自爲句可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朱文端公云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君無同母弟使庶長弟與諸庶弟爲宗至其子則各自爲宗故有小宗而無大宗然所貴乎收族者大宗也周公爲文王別子魯公爲

繼別之宗凡蔣邢茅宗之管蔡郕霍亦宗之邢晉應韓亦宗之至春秋戰國周女嫁於諸侯猶魯爲之主滕定公之喪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是魯之所係於周公非淺鮮矣假如武王無同母弟周公亦庶子是周無大宗矣孰與主王姬之嫁而爲同姓諸侯取則乎且所以不令爲大宗者爲其爲庶子也假如大宗子無適子庶子將不繼爲大宗乎又使君無適子將不以庶子爲君乎君之庶可爲君大宗之庶可繼爲大宗而謂別子非適遂不可爲大宗乎喪服傳云如何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謂士大夫家始祖不可無祀故大宗不可絕而爲之後也若無大宗則士大夫之始祖不其餒乎或曰此言繼世之君之公子所謂一君一大宗者如莊公之弟慶父與叔牙季友爲宗非若魯爲周同姓大宗也孔疏亦云如繼別之大宗非正大宗也吳文正錯看注疏乃云兄弟不相宗至其子乃爲宗果爾則繼禰之宗又謂之何惟一君一大宗故無適即不立大宗以有先君之大宗故也此說近是然一君一大宗則是吾宗之外又有宗矣未聞武穆成昭舍魯而別有大宗也

按文端公之說固辨矣考之經傳似未合此記所謂宗者皆以士大夫之家言之不謂諸侯亦有宗也成王封周公

於魯留相周公使伯禽就國周公實魯國之君不可謂之別子魯公既爲君則亦非繼別之宗滕謂魯爲宗國以其同出文王假士大夫之宗法言之未必諸姬皆以魯爲大宗而自爲小宗也使諸姬皆爲小宗則始封之君亦將五世而遷乎謂凡蔣邢茅宗魯猶可也謂管蔡郕霍亦宗之邢晉應韓亦宗之管叔爲周公之兄邢晉應韓爲武之穆安得皆宗魯乎春秋時王姬歸于齊使魯主昏蓋魯近齊故也非謂周女下嫁皆以魯爲主也喪服大宗子死族人爲之齊衰三月如魯果爲大宗則魯君薨諸姬皆服齊衰三月乎故宗法不可施於諸侯魯非大宗之比也又謂士大夫家始祖不可無祀若無大宗則士大夫之始祖不其

餒乎此亦未然大宗所以統領族人非止存始祖之祀也古者士大夫廟有定制大夫得立三廟始爲大夫如季友者固當爲太祖矣若別子是士自他國來爲始祖其子孫雖爲大宗豈能越二廟一廟之制世世祀之爲始祖乎後世始祖立祠禮以義起古禮未有此也又謂莊公之弟慶父與叔牙季友爲宗亦恐考之未詳慶父者莊公之庶兄非弟也季友者莊公同母弟以正法言之庶當宗嫡慶父叔牙皆當宗季友豈有庶反爲嫡宗者乎　又按此一節則公子之爲大宗者必是適其小宗者必是庶也然有大宗而無小宗與無宗亦莫之宗亦謂公子生存則然耳傳之子孫則無小宗者亦必有小宗矣無宗而莫之宗者如

此公子是適則後世以為大宗之祖如是庶則後世以為小宗之祖矣唯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其後世世無大宗亦不以他族之大宗為宗文端公則因滕謂魯為宗國一語多生枝節耳

少儀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某固願見朱文端公云固願猶云貫實願也階所由進也主謂司賓客之人不得階主者謂主賓客之人為之引進也

按不得階主舊說謂不得指斥主人文端公之說甚新亦甚確按士相見禮請見之辭云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今云不得階主謂不得引進之人即無由達之

意也彼云某子以命命某見是已得階主之辭某子卽階主也此則無階主而自請見之辭如儀封人之請見夫子是以云不得階主也由此推之若夷之之因徐辟趙良之因孟蘭皐皆階主也

適有喪者曰比孔疏云比謂比方其年力以給喪事陳氏云喪不主相見來欲比方於執事之人朱文端公云比讀去聲喪凶事非素親愛誰肯與之

按陳氏說似優而文端公之說亦可兼存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東匯陳氏云此皆委曲以盡禮之當然耳然直情徑行之人亦或有跪者

按當從陳氏說謂已坐人立受授皆當起坐而受授則倨矣直情徑行者則有之君子不爲也

卽席曰可矣吳氏云謂賓主可登席也

按吳氏說是擯者言此以爲登席之節也

有尊長在則否

按尊長在室則少者脫屨於戶外曲禮曰戶外有二屨是也尊長在堂則少者脫屨於階下之側曲禮曰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是也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按四句各爲一事文端公以不疑在躬連下三句解之恐非是度民械願大家訾重器皆以在人者言之則在躬亦謂他人之躬疑者擬議之意謂不擬議人在躬之善否如子貢方人之類械者器之總名大傳曰異器械是也舊註

以械爲兵器陳氏謂不可度其利鈍非是不度民械者不度人家器用之多少也訾亦度也不訾重呂文端公謂不度其器之貴賤輕重者得之陳氏以訾爲鄙毀非是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按吳氏移不貳問在志則否之下文端公從之愚謂經文不可輕改疑不貳問之上或脫卜筮二字不貳問者卜筮不可瀆也孔疏謂太卜問來卜筮者若是公義則可爲卜筮若所問是私意則不爲卜筮此以義則可爲句陳氏謂見人卜筮欲問其所卜何事則曰義與志與義者事之宜爲志則心之隱謀故義者則可問其事志則不可問其事此以義則可問爲句二說皆可通而陳氏說尤善此與問

品味不彰人之癖問道藝不斥人之短相類皆言辭之禮也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

按朱子云此皆是卑者與尊者為耦若已勝而司射命酌則不使他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注疏說恐非是陳氏註猶用舊說非也

師役曰罷 鄭注云罷之言罷勞也朱子云易曰或鼓或罷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食之罷亦同

按當從朱子說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 鄭注云量量其事意合成否孔疏云先商量事意堪合成否然后入而請之不得先入請見君然后與之商量成否東匯陳氏云先度其君之可事而后事之則道可行而身

不辱人而后量則有不勝其輕進之悔者矣

按陳氏説固美矣然與下文上無怨而下遠罪者不相屬從注疏説可也

不旁狎不道舊故朱子云旁泛及也泛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舊故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故也

按當從朱子説

諫而無驕朱文端公云驕矜也凡敢言者意氣慷慨多失於驕矜汲長孺寇萊公亦時有此病

按朱文端公説甚善

毋拔來毋報往鄭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

按此謂往來進退當紆徐不可急疾而來急疾而去也當從鄭注若朱子語恐非定説朱子語見集説晚年修禮亦只用鄭

注也

毋測未至

按凡事之未來者皆不可億測陳氏云君子以誠自處亦以誠待人不逆料其將然其說恐未該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按藝者德之末說者法之意也如考工記所論皆說也工人常游心焉則巧由是出矣不必謂常法之外別有說也

毋訾衣服成器

按訾亦度也人之衣服成器不可度其所直也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按此經似可疑鄭氏謂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然則昏禮奠於廟亦是吉事何以不言肅拜而言扱地乎孔疏謂昏禮拜扱地以其新來盡禮於舅姑然則拜君賜亦至重豈可以肅拜受之竊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此肅拜當爲手拜經文誤耳手拜卽扱地之拜言雖有君賜手拜者謂不如男子之稽首也爲喪主則不手拜鄭氏有二說前說謂爲夫與長子當稽顙其餘亦手拜此說是後引或說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孔氏謂違小記文其義非也

取俎進俎不坐鄭注云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孔疏云案管子書弟子職云進柄尺謂爵豆之類

按弟子職云柄尺不跪孔疏引舊文誤

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

按進劍之儀此與曲禮有詳略此言有櫝有襓而曲禮所言者徒以劍進人者也

軍尚左卒尚右

按鄭注云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而老子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與此不同蓋當時制度有異各以所見言之以傳考之楚人雖尚左而必戰以前乘廣先右田于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魯與齊戰孟孺子洩爲上將軍帥右師冉求爲偏將軍帥左師皆如老子之說尊者居右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東匯陳氏云當隱密己情以虞度彼之情詩

按軍事尤當愼密故宜隱情以虞當從陳氏說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按其飲謂飲爵也當從賈說若如文端公說則經文複疊而賓當飲之爵不見矣又賓與僎南面以西爲右若介在西階上東面則以南爲右主人在阼階上西面則以北爲右而文端公謂爵皆居西亦誤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孔疏云齊謂以鹽梅齊和之法此鹽梅以右手居處羮食於左手之上以右手所執鹽梅調和正之於事便也

按此言設齊之法謂執鹽梅以右手而設之於羮器之左方此左右皆據設齊者言之於設者爲左則於食者爲右故食羮者得於右取鹽梅以調爲便也舊說謂居羮食於

左手者非是

祭左右軌范乃飲

按軌軌軹三字轉寫易譌軹又作軒尤易譌爲軌此處文誤當以周禮大馭正之左右軌即大馭之兩軹范即大馭之軓軓本軹字之譌而鄭注云軓與軹同爲轊頭是與轂末同名誤矣孔氏於詩疏謂少儀軌字誤當爲軹是也此疏不正其誤而引詩又從毛氏作軌則疎矣古人所以祭左右軹者祭兩輪也祭前軓者祭軓也皆欲其無傾敗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孔疏云羞在豆則祭於豆間俎於人爲橫不得祭於俎間故於俎內祭朱文端公云折俎燔肉皆取祭庶羞不便於取故於俎內祭

按食庶羞在無算爵時其時俎已徹矣若食正羞則羞豆

而俎尊豈可以羞物祭於俎從舊說爲是羞者進食物之
一通名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按尊盛醴則特之無上下尊盛酒必有偶如有元酒則元
酒尊爲上或兩尊皆酒亦必以一尊爲上設尊之人皆以
酌者之左爲上尊如燕禮設尊於東楹西南北列之以南
爲上酌者在尊東西面元酒在酌者之左也鄉飲酒禮設
尊於房戶閒則元酒在西酌者北面亦是在酌者之左也
其餘設尊皆然以鄉飲設尊推之燕禮設尊之人亦當是
向尊之面立於尊東而孔疏謂設尊者在尊西鄉東以右
爲上設者之右爲酌者之左於經無據又但引燕禮而不

及其他說亦未備也壺有鼻以鼻爲面如燕禮東楹西之尊鼻向東鄉飲酒禮房戶間之尊鼻向南若燕禮尊士旅食於門西則鼻向北方氏謂面其鼻示專惠非也專惠唯燕禮堂上尊面向君爲然若房戶間之尊與賓主夾之面向南則非專惠矣

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

按飲酒者謂凡燕飲也孔氏謂曰下禨醮者非是沐而飲冠而醮禮盛則有折俎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朱文端公云若云俎有足故立取則尸何以坐意折骨與燔所設者盛故立而取反也

按當從文端公說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東匯陳氏曰奉進洗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食飲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尊者若此時尊者有問則偏其口而對

按此經當從陳氏說謂氣爲口氣乃與下句一貫

禮記訓義擇言卷七終

雜記上

以其綏復

按綏從鄭注讀爲緌盧陵胡氏謂卽上車之索非也

其輤有裧鄭注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

按輤者載柩車飾之總名諸侯以赤或取義於蒨大夫以下雖以白布而輤之名猶得達於下也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鄭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朱文端公云士亦次公館但練而歸不如大夫以終喪

按此文當云大夫士次於公館大夫以終喪士練而歸此

先言士練而歸後言士次於公館者倒文耳古人屬辭往往有此非有兩士也鄭分邑宰之士朝廷之士是以辭害意矣假令士有異經文豈無別白而槪稱士乎竊疑古者方喪之禮雖致其隆居廬堊室朝夕哭泣亦惟在朝之卿大夫士耳邑宰有治民之責初喪哭臨復當還其本邑豈可俟練而歸曠廢一年之事乎文端公謂士皆朝廷之士俟練而歸當矣文端公說纂言本未載余見其親書刻本如此後條同　又按公館者公宮之舍似與廬堊室有異疑卒哭以前居廬堊室既卒哭大夫士皆於公館治政事士則練而歸疏以大夫次公館卽居廬恐未是　又按喪大記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其言公者卽是國君注謂公士大夫有地者不

然有地者既爲大夫其臣爲室老家相不稱大夫也與此經不同者記者所聞異耳三年之喪列國之君莫能行恐大夫練而歸士卒哭而歸者亦鮮矣况能公館終喪乎記者各述所聞宜其有不同也文端公說亦然

大夫居廬士居堊室鄭注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朝廷之士居廬朱文端公云此士字及上節兩士字均謂朝廷之士註以爲邑宰未當

按文端公說是居廬堊室恐是哭泣以前廬堊室似與公館異後文云廬嚴者也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按此下數節先儒謂記禮者之失朱文端公論之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周人貴爵其流弊乃施於尊親毛裏之恩

不敵爵命之榮至春秋戰國覬覦攘奪骨肉仇讎其所由來者久矣此論尤爲有見亦表記論三代皆有流弊之意

論晏子麤衰斬事王肅與鄭異詳見注疏王氏說是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鄭注有司卜人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陸氏曰士冠禮筮日有司如主人服有司羣吏有事者也鄭氏謂卜人誤矣

按注因下文史練冠長衣以筮故謂此經有司爲卜人如鄭意則宰宗人等皆從主人喪服不變也然謂占者尊于卜人故皮弁恐不然占者卽在卜人中如冠禮筮日士喪禮筮宅東面旅占皆是筮人與其屬共占士喪卜葬日旅占亦是卜人共占此占者皮弁下經占者朝服意卜人筮

人中有主占者欲其得吉故純吉服與據士喪禮筮宅主人以下皆免絰卜葬日亦免絰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疏云大宗人大宗伯也小宗人小宗伯也劉氏云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

按大宗人若都家宗人君爲大夫立者也小宗人大夫之家臣也周禮相卿大夫喪禮者肆師非大小宗伯也都宗人主都家宗人主家豈同來相大夫之喪乎少牢禮大夫自有宗人豈反不與命龜乎疏與劉氏說皆未確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鄭注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

按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不得有高祖又何得有高祖之祖

若拘於廟中附祭此禮之所必窮者祭法曰大夫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竊意無其廟而行附祭者當於壇中設位附之如此雖鬼以上亦可也鄭注祭法有大夫鬼其百世之說下經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孔疏亦有立壇附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之說或有引此經及小記中一以上而祔謂大夫士皆得祭及高祖者是未考乎壇鬼之說也祭必於廟禱則於壇鬼則薦而不祭祔則雖鬼猶可祭於壇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

室以其祭於祖廟鄭注祔自爲之者

按以其祭於祖廟不可使子行祭鄭說似有理讀祔字爲句以自爲已愚竊疑之凡經傳言自某至於某者皆以自爲從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恒山至于南河自啟至于反哭自今至於初吉此經自祔至於練祥文勢正同豈可以祔字爲句謂自爲已乎詳經文之意蓋謂虞卒哭夫主之自祔以後皆使其子主之也虞卒哭喪祭之初親而哀之故自主之卒哭後哀殺故祔練祥皆子主也自祔至于練祥可不言則而云則者以其異於妻之喪祭皆自主也然則鄭說非與曰孔疏已言之矣庾蔚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鄭云於廟者崔氏云

於廟中爲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愚謂廟中爲壇此崔氏圖鄭說其實非也廟中將有何地爲壇乎凡妾祔妾祖姑無論攝女君與否皆別爲壇祭之祭於壇經所謂其殯祭不於正室故子可主也然則婦之喪舅主祔何也曰婦者正體祔必於廟故夫若子不敢主而舅主也以此參證益知妾祔當子主也然則妾亦有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者非夫自主與曰此又禮之變固當夫爲主此經但言有妾祖姑者之常禮也此經句讀文義自鄭讀失之雖王子雍好攻鄭者亦莫能正蓋以其說近理不悟其非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按違諸侯疏謂不便其君或辟仇而去者是也如陳文子違齊之類若孔子去魯爲道不行而以微罪去與此有間矣然其宗廟室家猶在魯定公之待之未至如子思孟子所言之甚則當酌於服與不服之間羈旅未爲臣則反服他國爲大夫則不服

小功以下左 鄭注左辟象吉輕也疏云縫同吉纚左

按喪冠右縫左縫皆縮縫也吉冠則橫縫不爲左右辟小功以下左象他事吉尙左耳疏謂同吉似吉冠縫纚左誤矣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 朱文端公云此弔服之緦非緦麻三月之緦三

月之緦不治緦縷亦不治布

按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喪服傳有明文弔服之錫衰亦卽用此緦布故司服注鄭司農云緦布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而文端公之說如此未知何據且布縷亦不可謂之緦程㥠也云士有緦服故以疑衰爲弔服

大夫以緦爲弔服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元縞而后蕤鄭注不蕤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元元冠也縞縞冠也疏云元縞二冠卽有先別卷後乃可蕤故云而后蕤也大祥縞冠亦有蕤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蕤也陸氏云委委貌也元所謂縞冠元武縞所謂元冠縞武如是而后蕤先儒謂之冠委貌也然則縞冠素委貌與素委貌蓋素端之冠

按大白緇布之冠皆用布故不以緌爲飾元冠用黑繒縞冠用絹故皆以緌爲飾非謂別安冠卷之故也注云不緌質無飾可知文者乃有飾又云大白冠大古之布冠可知與緇布冠皆用布而元冠則易之以繒縞冠則易之以絹也用繒用絹皆文故有飾也疏不善隅反徒求之於別安冠卷則大白緇布冠何嘗不別安冠卷乎此義不明後人不識元冠與緇布冠之別似元冠亦用布者如此則猶是緇布冠耳何云旣冠可敝之乎陸氏欲破先儒委字乃謂縞冠元武爲元元冠縞武爲縞豈不齒之服亦與正冠同論乎且所以名冠者在冠而不在武武者冠上之梁也又謂縞冠爲素委貌亦非也素委貌者用白布爲冠擬於大

夫已上之素爵弁士小斂以後未成服以前之冠亦庶人相弔之冠也縞冠者以生絹爲冠以素爲紕既祥之冠也著素委貌者服白布深衣非素端之冠也素端者大夫士札荒有所請禱之齊服殊深衣者也服素端者當著素冠素冠有緣異於素委貌者也吁古人衣冠之制後人迷眩久矣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鄭注纊爲繭縕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爾稅衣若元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爲之緣緣非也唯婦人纁袡

按士喪禮陳襲事褖衣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之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然則稅衣當用赤緣赤深纁淺子羔之家誤以纁代赤而不知其近於婦人始嫁之衣故曾

子議其襚婦服非故以婦人衣襚子羔也此相禮者之過也

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鄭注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

按魯弔宋大水云若之何不弔言如何不為天所弔恤此如何不淑言如何遭此不善也注說未確

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鄭注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

按諸侯相弔而歸含賵襚邦交之禮也固非欲其周事之用也諸侯五日而殯此赴彼來近者亦數百里豈能及其含斂之日用其衣物哉故此經明言既葬蒲席見早晚皆可也若春秋隱元年書宰咺歸賵文五年書榮叔歸含且賵皆志王朝之禮以見魯之不往也而說者皆譏其緩僭

矣鄭氏穀梁釋廢疾謂平王之歸賵晚者以其新遷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云來以譏之榮叔是也此曲循穀梁之失又謂文元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以其殺敗兵無休時原情不責晚皆不若此注之完善

宰夫朝服即喪屨疏云宰上卿也言夫衍字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新始遭喪則主入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故聘禮云聘遭喪入境則遂也鄭云遭喪主國君薨也聘禮又云不筵几鄭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聘禮又云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按聘是吉禮故嗣君凶服不可親受此爲致含而來始遭喪正當親受疏乃引聘禮爲說誤甚

雜記下

如三年之喪則既潁其練祥皆行鄭注言今之喪既服潁乃爲前三年喪變除而練祥

祭也此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熲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熲孔疏云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後又喪父母者庾氏熊氏並云有父者誤也當云今又喪母陸氏云禫而後熲熲吉服也知然者以彼熲黼衣錦裳錦尙絅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旣熲其練祥猶行吳氏曰古字聲同者多借用故綮麻之綮與單縠之褧並通作熲鄭氏以熲爲代葛之綮是矣陸氏引詩儀禮皆婦人之服加於正服之上以禦道路之塵者至大家則脫夫豈可指爲男子之吉服若欲言禫後吉服何不言元端而乃言熲乎陸農師於禮注正救甚多但時或好新尙奇以破鄭說而不自知其失當也朱文端公云據舊說則與前父喪母死服除服卒事反喪服何異祥吉於練祥且可練何待言愚意此謂後喪未及卒哭値前喪練祥不得行至後喪變麻可補行也

按鄭注今又喪父母誤言父庾氏熊氏已正之矣其云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語亦失檢前釋除服爲祥祭之服既祥矣又何除焉當云已練而未祥　鄭氏說有未當者固

俟後人救正然一以駁注見長好爲新奇而不自知其紕繆如陸農師者正多也吳氏之說切中其失特録之　鄭注言今之喪既服頴乃爲前三年喪變除而練祥玩既字乃字之意本謂未頴以前值練祥不得行既頴乃行正如文端公後喪變麻可補行之說非謂既頴而值前喪一期再期也疏云後喪既頴之後其前喪須練祥祭皆舉行之亦是鄭注之意得文端公之說經義與注疏乃益明耳曾子問祭過時不祭疏熊氏引此文亦云追行前練祥祭也

前經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條孔疏云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所以爾者二祥之祭爲吉未葬爲凶故不忍凶時行吉禮也據此則未葬不可行

二祥而二祥又不可終闕則變麻補行宜矣又下經言父毋之喪將祭而昆弟死異宮者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夫同宮之臣妾猶輟祭以俟其葬而后祭則並有三年喪者可知矣又按大祥之後中月而禫經但言除服言練祥而不及禫豈禫祭元冠元衣黃裳有所不可行乎然則在喪而行大祥者前夕為期亦豈可朝服其以半凶半吉之服行之乎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疏云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卒奠而出改服已更喪服者新死未成服之服即他室之位

按外喪在遠得聞已在成服之後而猶服未成服之服者詞如奔喪禮免絰即位三日五哭而后成服也

則猶是與祭也〔鄭注猶亦當爲由盧陵胡氏云猶是言自若也〕

按胡氏說是也前經猶是附于王父及此經猶字鄭皆謂當爲由以由爲用非是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張子曰持喪敬則必哀哀則必將忽適非所以居喪稍不敬則哀忘之矣居喪以敬爲上敬則一於禮也東匯陳氏說見東匯說〕

按張子之言至矣此章陳氏之說亦甚善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鄭注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黃氏曰若日月未竟而哀先殺是不終喪也內除外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不惟外除而內亦除也〕

按黃氏說甚善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鄭注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也陸氏曰此言親喪雖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既祥之服也然後反服反他喪之服朱文端公云注疏以縞爲朝服縞冠之縞陸氏以縞爲素縞麻衣之縞陸氏說較穩

按陸氏說是雖不當縞謂有他服或喪冠或練冠不當服縞亦必素縞麻衣而後反他服卽前經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之意所以正前喪之終也若既祥而有來贈賵者則屬辭不當如此注疏誤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

按武叔見輪人褻用喪杖宜罰輪人禁戒庶民不得褻用

斯善矣乃不許賤者用杖而禮由是變則杖期與不杖期何以別乎此武叔悖謬也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按冒所以韜尸上質下殺欲其藏之固也揜形似非本義然注謂人將惡之亦爲衆人言耳非謂子自惡之也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鄭云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爲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遺也久無事曰問喪拜吉拜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疏曰平敵則問卑下則賜朱文端公云問如問疾非爲喪而弔也賜與如遺酒肉非爲喪而賵賻也於有喪之人而問之與賜與之其人而三年之喪也雖非爲其喪而來其人亦必以喪拜拜之若非三年喪則吉拜吉拜謂依常拜賜之拜非拜而后稽顙之謂也問與與字如論語與與命與仁之與

按此經當從文端公說但兩與字仍當從舊讀音餘而問賜之義當從疏此記者自設問言有非爲人喪而來問遺者與非爲人喪而來賜物者與將何以拜謝之乎下言拜之之法也三年之喪重拜不可易非三年之喪可暫用吉拜受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鄭注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東匯陳氏曰古人以趨示敬論語過之必趨左傳免冑趨風之類是也言此弔者與主人皆嘗有相趨之敬

按陳氏說是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鄭注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朱氏文端公云此爲適長之爲主人言喪服有衰有冠年已及冠身爲喪主可不冠而拜賓饋奠乎加以素冠賓以喪賓視

以盡哀盡禮入哭而出此禮之不易者疏謂非冠月遭喪必待受服而冠未當

按適長爲主人者固當因喪服而冠而曾子問孔子之言曰如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是不必爲主人也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張子曰父小功則是已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蓋冠取者固已無服矣范氏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哀麻非所以接弁冕也雖輕喪之麻猶無昏姻之道而敦本敬始之義每于昏冠見之矣尋此二文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爾非通例也東匯陳氏曰末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末爲卒哭後然大功卒哭後尙有六月恐不可言末朱文端公云此爲冠取失時者言故但言可以非謂禮當如是也

按先王制禮吉凶不相干然禮有經亦有權假令五服及

外親男女有數百則不虞之事時或有之況嫁取兼論壻家婦家之吉凶尤不可常如不問服之重輕必須父子皆無功緦之戚而後可行吉恐吉禮亦鮮有可行之時而男女失時嗣續不殖人道苦矣故禮爲權制斷自大功以下凡服之重輕大約子降父一等大功之末子之小功已除則可冠子嫁子小功之末子之緦麻已除則并可取婦又有孤子尤不可失時者則小功既卒哭卽許其自冠取皆禮之權也若下殤小功本從期降者則不許此爲期已上防其相干猶是禮之經也　凡服中行吉禮者暫易吉服事畢反其服以終喪　冠以三加醴醮爲正有因喪服而冠者不得已也如身已無服父有輕服未終則亦可以吉

冠矣孤子小功末卽可冠者爲將取妻也小功卒哭後去除服兩月耳豈不可稍待行禮遽許其冠取者昏禮所謂恐有三族之不虞也　父子亦有同服者若姑姊妹出適父子俱爲大功從祖兄弟父子俱爲小功此未及細論也鄭注有必偕祭乃行之說疏謂父子皆是大功之末乃得行冠嫁父子俱是小功之末乃可以嫁取此甚無謂如父大功小功之末子已除服豈反不得行乎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注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

按從母在邦人爲小功服者今爲君服斬疑太重蓋是從母之女與姑舅之女相等者耳服問疏引熊氏說謂從母之女疑此注脫之女二字若從母嫁於本國大夫當從爲

夫之君齊衰不杖期他國則無服疏又言卿大夫不外娶

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然則此外宗唯有姑姊妹之女

不兼舅之女與從母　舅之女從母之女若嫁於他國與

此君亦疏遠矣豈其夫不服而婦獨服乎疏並存熊氏及

賀循譙周之說恐賀譙不服之說爲是鄭亦云嫁于國中

由此推之舅及從母之女在國未嫁亦無與此君服斬之

理至重之服豈可施於恩義所不逮

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

按爵弁士入廟之服諸侯之宰夫祝宗人當是下大夫而

服爵弁者釁禮輕也助祭當冕服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按此昏禮之幣一兩四丈一束二十丈若事神及賓禮之束帛皆用制幣制幣丈八尺爲兩卷一束九丈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疏云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未許嫁而笄婦人醴之無女賓不備儀也既未許嫁雖已笄猶爲少者處之朱文端公云婦人正指士婦女賓雖未許嫁必以禮爲之笄所以不待許嫁而笄者欲責以成人之道也而不備儀可乎燕則鬈首謂有事時則笄無事則不笄非既笄輒釋直待嫁而後笄也若云已笄猶以少者處之是不以成人之道責之矣笄何爲乎

按文端公說是婦人執其禮對冠禮男女執其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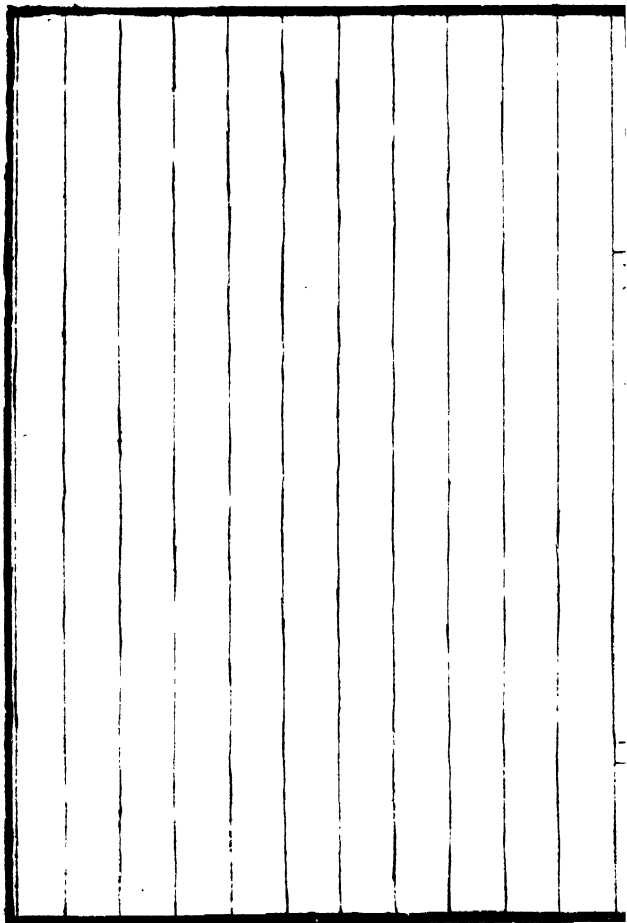
禮記訓義擇言卷八終

禮記訓義擇言跋

曲禮禮不辭費注爲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陸德明釋文謂言而不行爲辭費最合鄭旨蓋自不妄說人以下皆修身踐言之事也此費字與表記恥費輕實之費同鄭彼注云言而不行謂之辭費也言必履而行之是恥於辭費也義正相足朱子謂辭達則止不貴於多是誤以辭爲修辭之辭上下文被横風吹斷矣江氏申朱子意歷引冠禮祝辭昏禮戒女及主賓祝嘏之辭皆不尙多爲證尤迂闊熙祚

喪服小記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毛刻汲古閣注疏本作麻葛皆兼服之江氏謂此經注疏本作麻葛而儀禮經傳通解陳氏集說吳氏

纂言諸本皆作麻同蓋傳寫之誤案唐石經正作麻同皆兼服之彭芸楣尚書石經考文提要引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阮宮保校勘記引惠校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竝與石經同而今所傳宋十行本及撫州公庫本亦與諸本不少異夫斬衰旣虞變服之葛首經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經帶同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喪同故凡麻同者皆得以重喪兼輕喪之服味經文一皆字則知上二字必當承上二項來而鄭以服麻又服葛釋經之兼服之三字則知皆字上必無麻葛字且此文一見於小記再見於閒傳兩處竝作麻同豈此處誤而閒傳亦誤耶毛刻注疏往

往以意改易字句江氏据爲定本而反以諸本爲誤恐一手不能掩天下目也祚又識

春秋正旨

春秋正旨一卷明高拱撰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襄事績具明史本傳是編之作蓋以宋以來說春秋者穿鑿附會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書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經義以訂其謬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尚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滕侯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斷無貶削天子降封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鄆讙龜陰田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胡傳以天自處之非

次論春秋作于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歲適遇獲麟因而書之經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次論說經以左氏爲長胡氏爲有激而作至諸家之紛紛皆由誤解天子之事一語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說春秋者之痼疾卷帙雖少要其大義凜然多得經意固迥出諸儒之上矣

原序

莫大乎君臣之義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聖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聖也則尊王之義宜無如孔子者是故懼亂賊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經以扶人紀正所以尊王也而後儒不察以爲孔子託南面之權以賞罰天下其說既成乃沿襲至今無復能辨之者遂使冠履倒置大義淪亡曲議橫流大道晦蝕抑又可懼也已然此何所始哉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天子之事云者謂其明文武之憲章率諸侯以尊周室非謂其假天子之權也知我者謂我尊周也罪我者文武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如此乎而後亂臣

賊子懼也其言固在其理自明而乃謂孔子自爲天子命德討罪以是知之亦以是罪之其亦誤矣予昔也讀諸家之說實有不能安于心者旣乃以吾心君臣之義而逆孟子稱述之旨遂有以得其大意顧方從宦徒懷之數十年莫能筆之書也歲壬申歸田之暇乃稍爲之敘其理以正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以償夙志嗟乎春秋果假天子之權卽孔子之書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于後人之誤乎謂春秋假天子之權卽孟子之言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于後人之誤乎尊王也而與竊柄同則竊柄者何誅明法也而與干紀同則干紀者何責茲實萬古綱常攸繫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新鄭

高拱自序

春秋正旨

守山閣叢書　經部

明高拱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或問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賤

不得以自專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福作威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齊鄭等之僭公吳楚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公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

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爲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爲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于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

下不復遵周天子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于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暴行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迹于天下矣孔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考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于天下然天子固在也于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續接成周之命脈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

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爲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敎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敎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于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爲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即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擯僭竊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

尊周卽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歟曰何爲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荅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于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驚蟄。按驚蟄四書釋地引作雨水舟楫既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菽隕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辨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曰孔子不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非欲于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爲之時矣志靡所托故托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卽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于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故曰志在春秋也曰天子之事何獨託之魯史蘇氏云武王之崩也成王幼周公以爲天子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

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言亦有當歟曰此曲說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蓋傷之焉而況以天子之權假之乎蓋春秋明天子之權非以假天子之權也以天子之權還諸天子非以天子之權與魯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當時列國各有史其在西周天下尊王國史所紀者莫非王事至是既不尊王則亦不知有王事矣而史之所紀固皆其自行制度無復周之典禮矣今列國之史雖不可見而國語猶存其略如左氏傳敘晉楚之事為詳

然語多張詡其于亂法干紀非惟不知爲罪反厚自矜大此必孟子所謂乘及檮杌之說也而其他槪可知已惟魯史尚存周制一二文有足徵故孔子因而修之以著先王之舊則所謂迹而不作者也自是周天子事大何嘗以假魯也曰葬成風王不稱天罰且加于天子矣乃何爲周天子事曰此傳者之謬也且如魯桓簒弒之賊也其公則僭稱也孔子以宗國君臣之義乃于簒弒之賊尙不敢改其僭稱之公天子天下之大君也何如魯桓王其本稱也何如僭公其事則葬成風也何如簒弒而乃如此特加削罰豈其君臣之義于天下之大君有不如宗國之君者歟然則何以不稱天曰聖人立言取諸大義非若後世比對于一字之間者或曰王或曰天

王隨便而言無異同也猶之今人有稱奉聖旨者焉亦有稱奉旨者焉亦隨便而言無異同也若以王不稱天爲有所削罰豈亦以旨不稱聖者爲有所削罰歟曰葬成風無貶乎曰何爲其無貶也以天子之尊而會葬諸侯之妾是冠履倒置紀法掃地甚矣只據事直書所貶自見固不在乎王之天與不天也且仲子事與成風同於成風書曰王使召伯來會葬於仲子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賵在此則王不稱天而召伯稱爵豈其罪在王不在伯歟在彼則王稱天而宰咺稱名豈其罪在宰不在王歟且狩于河陽是何理也而稱天王使毛伯來錫命使家父來求車是何理也而皆稱天王又毛伯以爵家父以字抑又何歟故知春秋之大旨固自有在非惟不

繫乎王之天與不天而或書名或書字亦非必有意乎其間也二百四十餘年王朝列國諸臣其名其字安得必可考知或亦只據魯史舊文書之耳曰春秋既有襃貶天子之事又非孔子自行則襃貶者誰曰文武之襃貶之也何謂文武襃貶之也曰天下有聖賢之道有朝廷之法文武之法皆道所在孔子準之以作春秋其所書善者固文武所是者也所賞者也是即所謂襃也其所書惡者固文武所非者也所罰者也是即所謂貶也人但能明乎文武之道與法則春秋所書襃貶自見正不必求其義于一字之間也後儒不能明文武之道與法乃徒求其義于一字之間不惟求其義于一字之間也乃又不能虛心平氣而以謂聖人所作之經其義甯不

止如此而已也而又過爲深求之于是求之愈深而去聖人之意愈遠矣譬之法律然有明于法律者見書殺人卽曰其罪當死不必更求其書殺之謂何也彼不知法律者不知罪所抵也乃徒深求夫書殺之義謂何而强爲之解則其去法律遠矣曰筆則筆削則削亦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可指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削之新義莫考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卽所謂筆也如齊侯鄭伯皆稱公其赴報之書皆公也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報之書皆王也魯史舊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于齊公則削而爲侯曰是吾天子之命侯也于鄭公則削而爲伯曰是吾天子之命伯也於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爲子曰是吾天子之命

子也卽所謂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爵經書滕子來朝亦所謂削歟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魯桓簒弑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秋惡黨惡故降而爲子則安有此理夫孔子安得降人之侯又安得與人以子若謂惡其黨惡直惡之而已乃遂降而爲子豈以黨惡者不可爲侯止可爲子歟夫大惡魯桓也于大惡者曾去其僭稱之公否乎而顧于朝之者去其本稱之侯于大惡者曾有所降之爵否乎而顧于朝之者降而爲子抑何舛也且滕子來朝二百年前事也彼二百年來其子孫世承侯爵乃緣其曾高以上之祖曾有朝魯桓之事遂于二百年間皆稱爲子彼固侯焉吾固子焉豈不可笑之甚歟曰

然則孰降之曰是周天子之降之也周天子雖弱然亦豈嘗無一事之行于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蓋爲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爲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爲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尊周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且有

王者起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在所命乎在所討乎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曰若然則春秋之事孔子固無與與曰修則孔子修之事則非孔子之事也曰經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而傳則云聖人以天自處不嫌于自敘其績不然歟曰不然也聖人之心蕩蕩乎平而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于自敘亦不以天自處有此事只直書此事其事如何只直書如何行所無事而已非有意也有意非聖人也且宣公時書公如齊後即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是歸濟西田者由公之如齊也使公不如齊固不歸也哀公時書歸邾子益于邾後即書曰齊人歸讙及闡是歸讙及闡者由歸益于邾也使不歸益于邾固不歸也茲書曰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後

即書曰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歸鄆讙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也使不及齊平固不歸也三者義一而已若以歸鄆讙龜陰田爲孔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讙及闡者又誰之績歟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之神化又設爲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人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爲以天自處是故于天子亦可行賞罰焉噫亦甚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乃爲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謂之何矣曰獲麟之事何如或曰感麟

而作故文止于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爲瑞應孰是曰皆非也春秋立百王之大法撥亂世反之正是萬代之綱常也而何與于麟若曰感麟而作則使麟終不出春秋固不作歟使麟出于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間春秋固遂止此歟固知其不然也若曰文成而麟至以爲瑞應則安知麟之所出端爲已歟且後世亦每有麟焉豈亦皆聖經之應歟固又知其不然也曰王通不云乎春秋以天道終故止于獲麟非歟曰天道遠人道邇春秋修人事不言瑞應蓋不以茫昧不可知者參乎人事之間以惑人也而況可以瑞應神其書乎以瑞應神其書少知道者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何思鳳鳥河圖曰孔子非思鳳鳥河

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則有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鳥河圖以寓思伏羲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不至圖不出固不思也使其不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鳥至河圖出猶夫思也譬如堯之世無河圖禹之世無鳳鳥若孔子得生其時相與都俞一堂共成雍熙之治將亦思鳳鳥河圖乎固知其必不思也曰然則終于獲麟謂何曰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越歲而孔子歿則魯史之修宜止于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即直書之而已固非取義于麟也聖人不語怪神其言其事如日月之在天而人無不仰之者夫豈以茫昧不可知者而符已之事為若是誕乎且麟一獸耳與人理無與亦何足

爲聖經輕重也後人不知重聖人而以聖人借重於麟不知重聖人之春秋而以春秋借重于麟至亦惑矣故謂經感于麟是聖人經世之書乃因一物而起何視經之淺也謂麟應于經是術家者流幻妄之說何誣經之深也皆無得乎聖人之道者也曰反袂拭面曰吾道窮矣有諸曰此又誣聖人之甚者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何乃反袂拭面稱吾道窮至是乎且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亦豈必俟獲麟始知而泣乎杜預云亦無取焉蓋邪說當闢距止無取已也曰然則麟不足爲瑞歟曰瑞應之事有道者不言謂其理之不可詳也昔嘉靖己酉三月鄭州生麟予適過鄭親見之越歲予門人王從諸氏家生麟邑人

皆見之然迄無所應則麟雖非世所常有而亦世所有者卽
有之亦麟其所麟而已誠何與於聖人之經也曰韓子云麟
不待聖人而出謂之不祥亦宜然乎曰此亦曲說也彼其必
以麟爲聖人之瑞也然固有不待聖人而出者焉求其說而
不得則從而爲之辭耳殊不知聖人之世亦有無麟者焉非
聖人之世亦有有麟者焉非必謂聖人之瑞也以麟不待聖
人而出爲不祥猶夫以桓宣書有年爲記異理無可據者矣
曰記異之說亦非歟曰祥則書之爲祥異則書之爲異乃直
筆也今旣書有年大有年矣而意則以爲記異聖人固不若
是詭也且胡氏之說曰二君得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
今乃有年是反常也先儒說經者多列于瑞慶之門至程氏

發明奥旨然後以爲記異信斯言也則所謂水旱凶災者君當之歟民當之歟年雖大殺何艱于君而民則流殍且相食矣天誠有意誅罰無道乃降水旱凶災之譴而使無辜之百姓當之亦非所以爲天矣而况其理實有非人所能測識者乎春秋書祥異不書事應而後儒必以事應符合之蓋非惟無以得聖人大公至正之旨而又徒以啓人君矯誣之心彼其天馬作頌寳鼎作歌登泰山禪梁甫矯誣上天以自侈者固皆瑞應之說啓之也故知說經貴足以取信苟徒滋惑則亦無貴于說經也已矣曰古之說經也則何如曰三傳左氏爲優昔人已言之矣下此者其杜預乎預頗識聖人尊周之意言故近理但于天子之事未能明其說耳曰伊川先生云

春秋只是一個權何如曰先生誤以天子之事爲孔子之自爲天子也故爲之說曰權然不知孔子只是尊周其所以明王道正大法以禮樂征伐歸諸天子者皆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非有所委曲遷就于其間也何謂權曰胡氏之傳大較何如曰其志可尚而于經旨則未得彼其見南宋之孱弱也天子逸於宴安而奸臣竊柄罔君誤國無復有化弱爲强之志激焉而爲是傳其意蓋欲尊王室誅奸佞振弊起衰以興治道豈不可尚但于天子之事其論甚左且自出已意曲求于一字之間又多自相矛盾仍復曲爲之說則于經旨無當耳曰諸說之紛紛何也曰天子之事之說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說明則諸說可不辯而定矣曰子何所據乃獨違衆論而

力斷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則亂臣賊子得以借口仍復接迹于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明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俾亂臣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永有懼焉斯子明之之意也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本如是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麟龍種也生而火光滿室其頭角鱗甲皆龍也大較形象與繪者合惟是鱗甲乃就膚斷界成文如鱗甲然非若魚之鱗甲可鼓而張也想龍之鱗甲亦如此否則不可以飛騰屈伸故知其亦如此耳蓋陰雨晦冥牛馬在野龍偶與交則感而生麟故自古言生麟者必於野城邑無有也又

在野者牛多而馬少故麟多牛生也牛生者牛蹄馬生者馬蹄謂皆馬蹄非也似龍而非龍似牛馬而非牛馬猶之馬驢生嬴似馬而非馬似驢而非驢也卽是而言則麟固有種非無自而生天特出之以示瑞也是故古之聖王只修德修政綏緝其民人以昌大其國家而瑞之有無所不言者蓋非惟其理不可知而亦何與于生民之休戚卽有亦無益也或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不然歟曰朕兆之先見則有之故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如必以異物如麟者爲祥則不然自古國家之興何嘗必有異物如麟者而有異物如麟者亦何嘗必與也予因親見麟又審究其所以生者如此故詳著其義以告後人庶乎誣妄之論亦可以

少息也夫

春秋正旨終